

循ハ復ノ誤。
【難題】是秦禍不離楚也
便於三晉十一字疑衍。
急ハ因ノ下ニアルベ
シ。

曰事有可急爲者。結前起後。下文卽所可。急爲者乃易路之方也。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循疑復訛。不出楚王者。恐其合三晉也多。割謂秦多割取楚地。卽下文多求地是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急字疑當。移因字下。

【考異】

纂章首有或字。高本楚此之此作而。坊本壹作一。亡作忘。高本發作殺。曾本兎作免。高本下伐割間有矣字。坊本攘於作環中。入秦下更有秦字。纂無急趙之急字。坊本起兵下有伐山戎三字。高本王而間有印字。劉本作印。○有謀。故殺使之趙。有又也。又謀者秦也。此承秦謂楚王。之文。故省不言秦。鮑有上補秦字。非。殺劉本作發。是也。○秦禍案攘於趙矣。案助辭猶焉也。荀子多用之。攘推也。言推移於趙。鮑本案作安。攘於作環中。非。○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舉字句。舉如五旬而舉之。舉言其割地必深矣。殆將舉趙國。○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鮑本南下有伐山戎三字。案此時秦禍方急。安暇伐山戎哉。且山戎在趙東北。又不當言南。鮑本非。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

【影題】齊若與趙及韓魏伐秦。則齊必有利。故欲之。若秦攻韓魏而齊救之。是代韓魏而秦戰也。未見其利。故不欲也。非以楚事。

韓必ノ二字衍。

日者ハ曩者ト同ジ。

構ハ講ト同ジ、和ナリ。

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攻韓魏。爲于僞友。○鮑彪曰。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隣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齊始欲伐秦。而今以秦楚不順爲辭。謝二國。則不伐秦以救二國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秦。兵必歸於趙矣。不西。謂不西伐秦也。韓必二字疑衍。兵。謂秦韓魏兵。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罷音疲。○坐猶居也。樓緩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交厚。齊西則魏必從之也。齊秦罷敵。則天下必重趙。故曰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三國。韓魏齊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果斷也。言趙約三國。而告之以未和中山。故不可伐秦。三國斷欲伐秦。必聽我。和中山後伐秦。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和我。謂三國和趙於中山。饒。寬恕也。言不伐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

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亡。三言國不能和中山。我以為辭。雖少出兵伐秦可也。我雖分兵而孤立之中山必可亡。一伐秦。一伐中山。故曰分兵。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

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餘兵伐中山。餘兵即少出兵也。

〔考異〕諸本親下無秦字。今從一本。高本告之下有秦字。坊本構上有講字。高本以三國

趙為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不願齊。故齊不欲伐秦也。鮑則下補不字。是也。怨未講。構中山。講字下注云。元作御名。是鮑避諱。改構為講。後人不喻。仍并存構字耳。○

〔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王因不可通。鮑本作三國。注云。元作王國。則其本因作國。王與三多相誤。上下又多言三國。當以所改為正。○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樂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曰。文時合齊魏。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

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最謀也。李兌。趙相也。按上章。齊魏交親。魏合於秦。齊亦或合。故曰畏橫之合。周

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按坊本。辱秦作厚秦。因疑彼此互有脫誤。當作厚齊辱秦者也。如是。則魏秦必虛矣。是輕齊也。二句有應。虛謂不合。言欲辱秦者相魏。則二國必不合矣。二國不合。則不能害趙。此趙之利一也。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用厚齊者以為相。是輕齊也。輕之。則必不助魏。此趙之利二也。得疑傷訛。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趙有利而最得也。

得趙ハ傷趙ノ誤。

〔考異〕坊本無齊作無秦。○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鮑本辱作厚。非也。○魏王聽是輕齊也。周最厚齊。策有明文。魏王聽而相之。是重齊。非輕之也。且上文云。相魏是宜。復言聽。疑聽上脫不字。

惠文王上 凡八 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乘三國攻秦之閒而攻

中山也。扶柳。呼沱。皆中山地名也。擅。謂專有之。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壘。盡津忍反。○壘。地字。姚宏曰。新唐史集韻。皆以武后所製字。寶華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閒作壘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憲。以謂會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壘。鵬冠子。亢倉子。皆有壘字。姑存之以俟博識。吳師道曰。按鄭氏書略。籀文地作壘。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壘。而後轉從壘。歟。

愚謂新地謂扶柳呼沱。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蓋二人爲中山謀也。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鼓。案猶據也。謂據有扶柳呼沱。四國蓋趙魏韓與中山。於趙也。是歸地於中山。而取償於齊也。

〔考異〕坊本郝作

腹擊爲室而鉅鉅大也。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

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帑金幣所藏也。關君長曰。大事謂戎兵之事也。言擊是羈旅之臣。祿輕而金幣不衆。則單身易處。而去住無常。是以百姓皆曰。若國有戎兵之事。必先去而不爲之用矣。吳師道曰。齊侯使高張唱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

〔考異〕曾本鉅宮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

帑八擊ト同ジ、家族チ云フ。

罷車ハ罷牛ノ誤、罷ハ疲ト同ジ。

贏勝ハ贏勝履踏ノ誤。重繭ノ繭ハ蠶ノマニナリ、足ニ出來タ豆ノコト、豆ノ上ニ又豆ノ出來ルコト。外闕ハ外城ノ門ナリ。

後郭門ハ城郭ノ門限ニ後レテ、入ル能ハザルナ云フ。

蓬篚贏騰。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

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說始銳反。罷音疲。重直龍反。造七到反。見賢遍反。鮑彪曰。罷猶敵也。車勞則敵。碣哲夫曰。罷車恐罷牛。按下桑輪蓬篚言車。則碣說或然。關君長曰。桑輪蓋揉桑爲輪也。篚蓋輿也。織蓬爲輿也。贏騰當從秦策作贏騰履。謄傳寫誤脫得之矣。繭足抵也。日百而舍。謂日行百里。乃就舍。

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

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

盡津忍反。藉子夜反。○暮後郭門。謂日暮後門限之期也。郭門晨開昏閉。而不通行者。關君長曰。藉席。謂借舍逆旅也。舍者借席。故列子有舍者與之爭席。郭外是郊。無舍可借。愚謂大叢見秦策。土梗木梗見齊策。淋雨大雨也。言其大能沃物。蓋此喻己不用。則復歸鄉里耳。兌不用己。則不知其死所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殺音弑。累力委。

者ハ也ノ誤。

反。○族之言。多殺其宗也。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復扶又反。下同。塞先北反。下同。○蓋。舍人不欲兌不用其計。而徒動其心。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規高。謂規模高遠也。者疑也。訛。資助也。厚猶多也。用貨財也。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用。謂行路之費用。

〔考異〕

高本蘇子皆作蘇秦。諸本軒里作軒車。今從一本。高本某作秦。坊本羸作羸。纂勝作騰。坊本羸作囊。事上無之字。不知作不知。曾本無我下者字。坊本來見之來。作求。諸本送蘇子之子作君。今從纂。高本粗作龜。無後堅字。○〔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篋箱也。桑輪。蓬箱。車之至陋者。○〔羸勝。羸纏繞也。騰。騰同。行騰也。詩所謂邪幅在。〕

下者是也。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被皮寄反。下同。

○鮑彪曰。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馳被而弗愛也。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

夫音扶。○衣車互言也。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警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大夫。即舍人爲武城吏者也。警思也。齊策警天下之主。有侵君者云云。云言思使趙王悟善治武城。而知文之心也。願以下。戒飭之詞。

〔考異〕

坊本然使下無趙字。知文下無也字。○〔警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警。說文不爲不費思慮而稱君意。取以解此句。粗謬可笑。案警。咨通。警然。歎貌。〕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令力呈反。下同。屬音燭。○屬猶結也。趙助齊伐宋。故秦怒齊不聽。而結怨於趙也。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

發屋室ノ發ハ開クコトニテ破壞スル意。【唯題】言疑當作自。

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

按。下五國伐秦。章曰。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不欲。則五國楚齊趙韓魏也。時楚為從長。韓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是也。其怨謂秦怨也。封。封地也。下章所謂取陰。定封是也。

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為于偽反。下為王同。〇言為秦屬怨於趙之故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五國當作四國。謂當趙有秦患。四國不攻秦而伐趙也。按。下章趙助齊伐宋者。李兌自為取陰。定封而為之也。故秦怒而逐之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已以通。〇言諸侯為趙盡力而趙無信如此。魏雖事趙。而何有所得。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朝直遙反。下同。〇抱負猶奉持也。言魏王朝於趙。齋。五邑效之。以為趙隱蔽之邑也。魏策行作有可從。此恐誤。謂趙不事魏也。其子。兌子也。便取陰。言兌令秦攻魏。以便取陰。而成其私封也。陰。宋地也。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不如。猶不肖也。如或肖訛。亦未可知也。言比方而後知賢不肖。此言魏王宜比方齊趙。而棄不肖就賢也。下文乃齊賢於趙者。王

五國八四國ノ誤。

王行ハ王有ノ誤。

不如ハ不肖ノ誤。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收猶合也。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被皮寄反。盡津忍反。〇虛國。謂悉出兵。言悉兵救援。每在燕趙之前。是齊嘗為魏盡力者。皆有事實。今不可考。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關君長曰。此客設辭。謂齊為魏盡力。如之。請問魏所以報齊。乃下文是也。韓眠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處昌呂反。〇按。秦策云。眠欲以齊秦而困薛公。蓋眠善齊秦者。而今處趙。趙陰講於秦。故魏疑齊。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上客。王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相息亮反。〇挾持也。田文去齊相。魏故曰。故薛公。蓋三人皆齊所不善。而魏用於齊乎。以上客。謂魏王之詞。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其欲事王也。甚脩甚怨於趙。誦辭塞也。脩飭也。言魏王聽客言。則必善齊而怨趙也。此以下客。謂齊王之詞。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亟去冀反。見賢遍反。〇關君長曰。齊數聞問於魏。無以見其待

甚誦云々以上ハ魏王ニ
說ケル言ニシテ以下ハ
齊王ニ告グル言ナリ。

庸ハ以ナリ。

使臣ノ臣字衍。

我之惡推猶轉也。言轉魏之怨以為趙之好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從客反。鮑彪曰。治猶校也。為王高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諸侯相劫而齊竊遣人甘言和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眠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臣字疑衍。丹順及甘也。之甘皆人名也。徧秦謂徧塞秦而不通。私謂陰私講秦。關君長曰。交定而後當作而後交定。言天下事王而不敢私講秦。而後齊與天下交定矣。王擇言五國事趙與天下事王於王孰利。宜擇此二者焉。

〔考異〕

收趙之收高本作球。坊本作援。今從一本。高本陰講之講作構。坊本之齊下有入字。秦逐作齊。逐高本薛作薛。坊本薛下無以字。高本知作如。一本二都作二郡。坊本無齊甲之甲字。眠並作眠。劉本作岷。諸本上客作大客。今從劉本。坊本王固之固作顧。諸本甚脩作甚循。今從會本。高本亟作曰。一本作日。一本作重。一本陰重之重作日。坊本五國作三國。高本徧作徧。諸本使甘作使臣。今從一本。○齊乃球趙以伐宋。姚云。球一本作收。是也。○秦逐李兌李兌必死。鮑改秦為齊。案下文云。今之伐秦也以

齊乃云々、案ズルニ註非ナリ、此文首尾連接ス、中斷スベカラス、下文臣爲足下以下ハ錯簡疑ヒナシ、強イテ解スベカラス。

救李之死也。是逐免者秦也。非齊。鮑說非。○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鮑本上如作知。是也。賢勝也。如猶及也。言凡人以事相比較。然而後知其勝與不及也。以事相比較。上下所陳。齊趙所以待魏是也。鮑吳二說皆未是。○虛國於燕趙之前。凡人南面為正。齊在燕趙之南。故云燕趙之前。必言燕趙之前者。言齊為魏盡力。不復憂燕趙窺其後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可當作何。形聲相涉而誤。王引之謂。可何古通用。恐未然。○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誦通。諷即屈也。此皆齊人告齊王之辭。故云於魏王聽此言也。吳謂於下恐當有是字。非。○其怨於趙意魏怨趙。而不敢質言。故曰其。○五國事趙。五國。秦齊燕韓魏也。鮑改作三國。謬甚。齊將攻宋而秦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欲與趙。謂欲與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令力呈反。說始銳反。下同。○按齊乃章未決。天下矣。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為于僞反。下同。○關君長曰。趙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置猶立也。此言所以前日止齊伐宋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復扶。下同。○有死心。謂有以死報太子之心。有亂。謂國人不和。故內自亂也。此言所以今日可伐宋也。蓋免聽客取陰定封之說。而欲與齊伐宋也。臣為足下使

【題】趙先後有三奉陽君、前奉陽君、蘇秦云、始云捐三館舍、是其名不傳、史謬云公子成、中奉陽君、武靈王請服公子成也、公叔同、後奉陽君、殺主父、約三國伐秦李兌也。

【題】兩地猶言倍地也。則小封不足惜耳。

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奉陽君李兌也。此客謂齊王之言。下文乃使衍說兌之詞。當承不聽下。君之身老矣。

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

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

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音夫

扶。○韓魏近秦。故危僻。僻遠也。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奉陽君甚貪之。雖得

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

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

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縣音玄。○關君長曰。無大異。謂兌之待齊。必無大異於

縣賞之。縣示也。甘若甘夢之甘。悅樂也。言若齊伐宋。取陰。欲以定兌之封。臣疑作目。蓋言甘之

臨之。而待兌忠於齊。以封之。舉宋之事。必大成。愚謂致兵。謂致兵於宋。循撫循之。循有保有之

為援。與以臨趙。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

殘宋。關君長曰。襄安蓋燕人。言效地於襄安。約為與國。以資臣。則齊果得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

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關君長曰。宋方今時。齊與秦趙相爭。欲得無適為主。非我則彼。故曰兩地。

效地於襄安。則必得宋。何為惜不可知之地乎。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

與國。燕也。若齊不得於宋。則與國敢望割地乎。觀古亂反。○關君長曰。觀。若觀兵之觀。示威武也。

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擊決互言也。齊伐天下。如擊決潰。難易也。

【考異】諸本秦陰作秦楚。今從一本。坊本上時也。下有已字。不早開有可字。高本德作得。

也。已之已。作以。貪作食。諸本雖作唯。今從會本。坊本無姑待已。耕四字。○李

兌乃謂齊王曰。此以下兌聽公孫衍之說。為齊王周旋其事。令衍歸報之言。下文臣令

公孫衍說奉陽君。即其事也。吳謂奉陽君即李兌。引三徵以成其說。遂以此李兌二字

為衍文。果如其說。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以下。竟為誰言。上云。令公孫衍說李兌。下

云。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分明是兌為齊王使。衍說奉陽君。若去此李兌二字。

上文無尾。下文無首。古人豈有此支離文法哉。吳說謬甚。○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

得讀為德。下文得大齊。同。此至歸休。士民也。分疏始所以不聽於齊。言始攻秦者。非欲

以施德於齊國。自利秦之毀壞耳。○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鮑本脫上之

字。非也。以字作已。上屬為句。則是也。食。啗也。啗以利。故言食耳。甚食之。深納之也。鮑改

食為貪。意味反淺。○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令。而無用聚眾。姑待百姓耕畢。以觀察奉陽君

之應。足下也。致猶聚也。言大發攻宋之令。而無用聚眾。姑待百姓耕畢。以觀察奉陽君

之應。齊與否也。鮑本脫姑待已。耕四字。○而臣待忠之封之往也。言臣待奉陽忠於齊

使之往。封也。○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鮑以兩地為齊宋。是也。故下承之云。足下

何愛焉。下文與國何敢望也。鮑說得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宋罪重。

【題】此章重複、當刪去。

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關君長曰。此章似前章殘缺。意者舊或載事同文異者。而後人刊落。亦不可知也。

【考異】高本燕作衛。僻作正。○燕楚僻。閔齊。僻聲近匹。又訛為正。案衛小而弱。非輕重所關。正字亦不可通。當以所改為正。言秦之貪。憚韓魏與之切近。是以其國危急。不暇顧他。燕楚則僻遠。中山雖國近。無事。其地瘠薄。乏財。皆不能禁齊伐宋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罷音疲。○五國見上。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

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為于偽反。○散。謂從約解散也。據宋。謂伐宋而據有其地也。君無講

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此五國指齊楚魏燕趙也。言得陰而講。秦則秦雖變約。而無失陰之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願

得趙足以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眠也。使秦守約。以八與下同。

【難題】據、攻圍守之也。下同。
【難題】未得地而講。則土地據本分。竟無由得地也。若伐宋取陰而講。則陰亦入其分矣。秦必不奪焉。是節只論三講之先後也。未言三講之可否。獨衆之義。

以八與下同。

復扶又反。下同。以讀如與。○已語助。列子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言若欲雖不得陰。而必講於秦。則願五國復堅約。和親而講於秦也。趙足人姓名。見齊燕策。雄飛。蓋亦人姓名。皆趙臣也。大吏。吏之貴者。勉。勸勉也。韓魏善齊。秦者而處於趙。見前章。若眠在齊。二國必陰合。故使齊無召眠。而使秦守約也。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之。倍音佩。○與國。即謂五國也。

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則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踦。偏也。言五國不堅約。而私講秦。則與國約散亂矣。約散。則齊秦復合矣。否則四國必有合。其所合之國。必偏重矣。後當作復。字之誤也。且天下散而事

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鮑彪曰。天下自為秦。天下事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秦下疑。天下事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負海。謂

文受齊是也。中山策。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天下事秦。秦王內韓魏於

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

復合ハ復合ノ誤。
復合重踦ハ天下ノ均勢ヲ破ランコトヲ恐ルルナリ。
事秦ノ秦ノ下ニ秦字ヲ脱ス。

三強八秦齊趙。

【職】過勞之也。已以四秦以得安邑。而恐失魏之心。乃歸罪於趙。曰。是趙之本謀矣。用魏怨趙而親秦。秦行是計。錯簡。下文趙宋同命。下二入。

【職】限字衍。

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
得陰。二矣。內音納相息亮反。賈音奔。佗徒多反。○韓限以下除衍。餘皆蓋善秦者。公孫行去秦相魏。不善秦。而今復合之也。吳師道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愚謂王賈韓佗。蓋內之於燕趙也。曹輩也。天下事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
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
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朝直。遙反。
○抱猶奉持也。言魏奉持安邑而致之。使秦信已也。過責也。秦督責趙而已。而如魏致安邑。言亦不待伐而致地也。上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二句。蓋錯簡。宜移下。趙宋同命。下
下事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限。而攻魏。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
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
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燼矣。國燥於秦。兵分
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塞先北反。○限字恐衍。鮑彪曰。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

【職】在謀之謀。疑當作敵。
【職】起謂與復也。
【職】中山。宋助趙初。趙滅中山。故秦與復中山。必命三國。還其地。是爲同命也。既得之地。且奉命而還焉。當是之時。安得言更取陰之事哉。
【職】蓋中山亡君之名。不然是亡君之子弟矣。

以此時收攻二國。關君長曰。趙無救援。必亡。猶不救。火則物自消燼。燥乾也。乾者毀瘠。蓋言國瘠也。兵分於齊。燕趙伐齊。是也。天下事秦。秦堅。三
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
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
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
身不得陰。五矣。屈九勿反。焉於虔反。有音又。○破猶敝也。屈猶盡也。按止也。秦按兵。魏也。西合。謂韓魏不支。必合於秦也。謂使三晉攻齊。秦止其兵。攻魏也。君按救魏。謂趙止攻齊之兵。以救天下事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
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
陰。六矣。案見上。鮑彪曰。勝。中山之後。關君長曰。宋命薄亡地。乃趙亦失中山。是二國同命。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
得矣。無講。謂無講於秦。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按陰卽陶。奏以封魏。再則免終不得也。

【考異】高本齊弗之齊作秦。坊本臣以之以作已。事秦。並作爭秦。高本講皆作構。一本得
矣。下。無得陰二字。坊本堅約下有五國二字。諸本足以作足下。今從一本。高本勉
作免。坊本無。召限作無名。禁限。諸本使秦作使臣。今從一本。會本無。不堅之堅字。坊本
跨作騎。高本負海下有內字。劉本衍作術。坊本曹作楚。無君下又字。一本趙應之。趙作

起坊本信作倍邑矣下無是秦之一舉也六字劉本無燮字一本分作孤高本無救之而三字一本無救字一本無救之二字劉本君有之有作又○補天下散而事秦鮑本事秦作爭秦非○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不得已而必講謂未得陰之前言若未得陰不得已而講則願五國復堅約皆願得趙而與之然後講不然奉將有變鮑約字下補五國二字非○必無召眠也鮑本召誤名下衍禁字又改眠為眠案眠珉互出不必改○後合與騎重者皆非趙之利也此覆上文後當依上作復騎隻也騎重猶言偏重鮑改作騎非也○秦王受負海內之國海晦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凡諸背夷而京故稱與四夷接者為負海之國鮑本無內字是也○王賁韓佗之曹曹輩也鮑改作楚甚謬甚○抱安邑而信秦抱猶齎也謂賂之信秦令秦信己也鮑改為倍非也○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秦經過趙也趙已為魏安邑矣言亦不待伐而為秦有也鮑本脫是秦之一舉也六字○國燥於秦姚云燥一作爍是也○君案救魏按與案同助語辭說見于前下秦案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命遭遇之命宋小弱趙失中山則亦小弱故云與宋同命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終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

趙下

惠文王下

凡六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據下文云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趙合諸侯連橫而伐齊也

蘇厲為齊上書說

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

教順ハ教訓ノ誤。
農夫云云ハ年穀登農夫豐盈ノ誤、豐盈ハ富足ノ意。

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

為于偽反下為愛同上時掌反說始銳反下同行下孟反惡烏路反○順疑當作訓農夫

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

是皆不可至而至者故可惡而不可喜也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

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數色角反會音層○功力謂勤功勳力也陵於韓為韓所陵也言非韓嘗深陵趙則趙怨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為愛

臣竊以事觀之

趙而憎韓

在他邦聞故曰外聞前前日也言王前日專依據秦者以秦愛趙而趙惡韓故秦為趙憎韓故也

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隣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

質音致。○言以事情觀之。趙功力非數痛加於秦。秦何得愛趙而憎韓。欲亡韓吞兩周。以愛趙。其聲而觀其實也。示伐韓也。微少也。貳。搆貳也。言恐天下驚覺其詐謀。故少伐韓。以使諸侯。搆貳韓也。與國謂趙也。韓無救援。故曰。空韓。言聲為趙憎韓。而實欲伐空韓也。

臣竊觀其圖之也。議以為秦計謀必出於是。

其。其秦也。議評也。是指上文所言。此言秦之愛趙。可惡而不可喜也。

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

夫音扶。下同。○晉國。謂安邑也。猶如是也。言如說士之計。則韓未至窮。而禍先及於趙也。蓋三晉唇齒之國。故其勢如是。此言伐韓之害也。

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

魏策云。中山恃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是也。是勢異而患同者也。

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

盡津忍。反。下同。○盡。謂盡得其地。沙丘。趙地。扞關。趙關。鉅鹿。榆中。皆燕地也。此

言燕近趙也。 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

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

屬音燭。下同。○故曰韓魏之上黨。挈與携同。亦連屬之義。謂秦地與趙國郡邦壤連屬也。坐猶守也。此言秦近趙也。

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勾注。山名。禁猶閉也。

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

是。指上文所言也。言趙從秦代齊。則其患害至于此矣。是勢同而患異者也。以上言伐齊之害也。

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讎柞。

著直略反。屬。屬通。讎柞。酬酢通。○五國。齊楚魏韓燕也。三疑五訛。盤孟。皆盛物器。朝夕所用。言勒功於此器。朝夕酬酢之閒。屬之。示不忘其功也。

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所明知也。

素服。謂縞素也。魏策。服縞素。避舍是也。蓋兵敗。以喪禮自處也。言使秦發令於國。服縞素而聽齊韓命。以歸二國侵地也。

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抵罪。

二分八五分ノ誤。

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

抵當也。謂以功當罪且見伐由二國言之。故曰取也。言二國有

功於趙。宜為上交。而趙所為如之。恐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事王也。

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韓抱社

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

天下必以王為得。疑當作齊必以王為德。蓋天下涉下文而誤。得字音之誤也。不伐而收之。故為德也。抱社稷

以事言舉

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

一世之命。制於王已。

下至二字疑衍文。吳師道曰。就者。屈就之。收者。收結之。

臣願大王深與左

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卒子律反。重直用反。卒盡也。

〔考異〕

坊本時下無至字。喜作善。曾本非。曾深。陵於韓也。作非。素深於韓。齊也。坊本王前作主。前諸本議以為秦計。謀作議。秦以謀計。今從一本。高本五百。上有千字。羊腸高本作韓。一字。坊本作齊。一字。今從一本。高本。軋作積。諸本明上無所字。今從一本。坊本抵作。邸。事王下無者之。二字。高本無。收。齊之。齊字。坊本得。韓作得。齊。下更有齊字。諸本抱作危。今從曾本。高本則齊之。齊作韓。一本齊。下有韓字。坊本韓。慕之。韓作齊。一本制。作至。○補。風雨時至。農夫登。鮑本無。至字。登。成也。農夫之事。成。謂無水旱風蟲之災。○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作非。素深於齊。韓也。是也。○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微。隱也。秦以韓為餌。故始出兵。佯示趙魏以伐韓。既而恐天下之驚覺。其伐韓。實欲亡三晉。故今又隱伐韓之跡。以貳天下。貳。猶疑也。言秦變無窮。不可恃其言以為愛己也。鮑微。下補。伐字。非。○聲。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秦出質以同伐。齊是聲德。於與國也。天下方伐齊。而秦以其閒。出兵伐韓。韓兵既寡。而諸侯又不能救之。是實伐。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

空韓也。○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秦字句。以謂通。言臣竊觀察其所圖以議秦。謂秦之謀計。將必出於是也。○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韓未窮。而禍及於趙。此引說士之計。以明三晉相須之勢。言韓若亡三川。魏國必滅。以三川險。而韓當秦衝也。晉國指趙魏。趙魏恃韓未甚窮。不救之。而秦禍已及於趙矣。下仍引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以證趙與天下伐齊。則秦必滅韓魏。而其禍及於趙。策本為齊。而專論三晉利害。如不始為齊者。然而禁趙伐齊之意。自在其中。乃說之最巧者也。鮑國字句。改特為是。謬甚。○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鮑削千字。非。○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邦封通。封猶境也。屬連也。挈。提挈。猶言接也。言秦若盡取韓魏之上黨。則其地與趙國都。邦封通。壤地相接者七百里。守禦極艱。必言國都者。見秦地逼近趙都也。○今魯句注。禁常山。魯讀為虜。同音假借。虜掠也。鮑據史作。鮑。非。○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唐鮑作。羊。腸。險阪之名。在太行山。趙地也。此又言上。鮑本是也。○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本脫。燕之二字。改吾為。遇。非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鮑改國為與。案九字。一氣讀。元文自通。至此方下一齊字。前文皆動。○昔者五國之王。鮑本脫。昔者二字。○著之盤孟。屬之。鮑據史。改韓為齊。案韓國小。兵孟。酬。醉之時。指此以相付托也。○韓乃西師。以禁秦國。鮑據史。改韓為齊。案韓國小。兵弱。不能獨禁秦國。當以史為正。陳本并取史策。改為齊韓。非。○夫韓事趙。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此。韓鮑亦據史作。齊。下文云。抵罪取伐。作齊是也。抵至也。鮑本無。正字。抵作。邱。非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社稷。以事王。鮑收。下補。齊字。史作。王母與天下。攻齊。母。攻齊。即收齊。補齊字是也。得讀為德。言王不攻齊。天下必以王為有德之君也。鮑得。下補。齊字。非也。據史。改韓為齊。則得之。危曾本作。抱。史同是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師入陳。陳侯免。擁社。杜注云。擁社。抱社。主。示服是也。○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其效雖卑。下亦必至。韓慕王德。以天下收王。而不敢擴之。

蘭離石祁ハ趙ノ邑ナリシガ此ノ戰ニ秦ニ取ラレタル地名ナリ。故ニ焦黎牛狐ヲ秦ニ與ヘテ之ニ易ヘントシテ、約ニ負キ與ヘズシテ曰ク、寡人ハ社稷ノ事スラ憂フル能ハザル者ナレバ、蘭離石祁ナドノ事マデ心配デキナイカラ、取ラレタママ差シ上ゲマス、焦黎牛狐ヲ其ノ事ヲ取リ計ヒシハ不令ノ臣ガ爲タノデ、自分ハ知ラナイトノ意。

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繪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
質音致。內音納。背音佩。予音與。令力呈。反。除不令章內皆同。夫音扶。卒子律反。
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
闕與。上阿葛反。下音豫。將子匠反。幾音祁。大敗之。敗必邁反。
頗救幾。大敗秦師。
關君長曰。挾當作夾。言各救趙夾秦軍以制之。幾。邑名也。

〔考異〕一本焦作應。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
鮑彪曰。同。鄭人。鄭在趙之南。愚謂。博士。治之士也。吳師道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闕若璩曰。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

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

狙喜ハ狂器ノ誤。
〔難題〕狙喜、喜疑衍。

先王之傳ハ先王ヨリ傳ハル封土。

時宿ハ特宿ノ誤。

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
少詩照反。○草鄙。草莽鄙野也。 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固意大王不好也。
好呼報反。下同。○或曰。狙喜當作狂器。字音之訛也。晉語。董安于以戰功爲狂疾。愚謂。此說得之。意。意度也。 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
說始銳反。下同。喜許記反。行下孟反。○不受。謂不聽受人之說兵也。 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血食乎。王曰。然。
受先王之傳。異於無天下之累者。 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
操七刀反。賁音奔。斷丁亂反。○持丘。蓋地名也。時當作特。字之誤也。荆慶。成荆慶忌。皆勇士也。關君長曰。出猶過也。宿若不宿肉之宿。夕亦夜也。言不過一夜。而人必危害之。 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鬪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隣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索所白反。圉禦同。

〔考異〕

高本博作傳。臣固之固。諸本作故。今從一本。坊本受作愛。諸本闕作國。今從纂坊。不受堯禪也。此受與下。今王既受先王之傳。之受相照。鮑改受爲愛。非。○持丘之環持丘。蓋名環之名。上操字總管三句。鮑讀持爲執。故云。持下脫一字。非也。

樓緩將使伏事。

使所吏反。○吳師道曰。伏事。隱秘之事也。

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

智。死不復見於王矣。

盡津忍反。復見上扶又反。下賢遍反。下同。○緩以伏事出使。恐譏與得罪。故以斯言要王也。

王曰。

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

寄託也。王不達緩意。以爲緩憂外患。故曰致書於所使之國。而厚託緩。令以無憂也。

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

子牟夷。寅然。非肉不食。謂其貴也。左莊十年傳。肉食者謀。注云。肉食。在位者。寅然。上下必有闕文。鮑彪改作宋然。之未知然否。

今臣之

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

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

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中牟。趙邑也。反。

謂叛趙。吳師道曰。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秘謀之事歟。穆文熙曰。人臣居外。讒言易興。此古今通患。比之公子。尤爲至精。卒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闕。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使字句伏隱也。隱伏其意中之事。以辭行也。所伏之事。卽下文以中牟反入梁是也。

燕封宋人榮盆。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

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將子匠反。下除將軍餘皆同。濟子禮反。下同。○陵地。墳墓之地也。命。謂命有司也。安平君。田單也。

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

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

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夫子。指平

原君也。之所之。猶而也。關君長曰。當語往時。稱夫子。方今則稱君。愚謂與難得地。而求將於他邦。可謂國無人矣。

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

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

乎。○奢。馬服君名也。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

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

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茄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然。邪。

邪。音。

致ハ招ト同シ。

茄肝ノ茄、高本茄ニ作ル、考異ニ異同アルヲ言ハズ、書寫ノ誤リナラン。

寅然ハ上下ニ闕文アルベシ。

〔難題〕緩實有姦計ニ而不言、陽以二使事二辭行、要言也。

【難題】雖然有一、重複不可讀、創此七字一可也。

例ハ裂ト同シ。

耶。○茄肝涉血之仇。謂困苦必報之仇也。不然。言奢異於平原也。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益。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處昌呂反。復扶又反。○趙之強為。謂不為強趙也。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敝。乃引其兵而歸。數色主反。令力呈反。○杜猶拒也。言唯拒燕將而已。不能成功也。餘子。衆子從軍者。盡於溝壘。言不用其力於戰伐。徒盡於鑿溝築壘也。羽毛。即羽旄也。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夫音扶。盡津忍反。○關君將。則盡兩國兵力。必無能利。而無明知此者矣。是奢。豫論安平之詞。愚謂奢言止于此。以下記者之詞。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懸釜而炊。吳師道以為此時或有水害。杜預注左傳云。方丈曰堵。三堵為雉。是言困苦而少功也。

【考異】

高本城合作城令。一本無陵字。坊本城邑市作城市邑。高本無下城合二字。三下敝作習之二字。坊本同。今從曾劉本。坊本無城下也字。○謂燕封宋人榮益。為高陽君。鮑本脫為字。○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鮑改令為

合是也。姚云。一本無陵字。亦是。○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姚云。一本無令字。是也。鮑改令為合。不知上文詳序。此文略序。不當言合也。夫子必有所指。在當時。其事自明。故直言夫子而不舉其姓名耳。○國奚無人甚也。上文有歎惜之意。故云甚哉。此斷無人。故云甚也。言各有當。鮑改也。為哉。非也。○君之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茹食也。言齊怨燕。欲食其肝。○其於奢不然。言安平君之於燕。於奢意。則不謂然。○夏軍也。縣釜而炊。軍屯也。夏月駐軍。時正雨潦。縣釜而炊。軍終無功。鮑改夏為是。無夏字。縣釜而炊。上無所項。且聞是役。未聞是軍。非也。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相息亮反。○吳師道曰。都平。即安平也。問趙奢曰。

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說音悅。○問疑當作謂。關君長曰。車曰輓。人曰賃。謂轉送車餉。民不得耕。則稅寡。不可給軍食。

不明其時勢。兵謂兵。略也。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

【難題】都平疑當作安平。訛文耳。問八謂誤。

負ハ背ニ負フコト、將軍ガ前頭ニ在ルヲ以テカク謂フナラン。

盤匱ハ水ヲ盛ル器。

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

夫音扶下同。斷音短下同。薄迫。

各反。○吳干。吳之干將也。按荀子疆國篇注引此干下有將字。然呂子疑似篇相劍者之所患。劍之似吳干者。由是則不必補將字矣。薄猶迫也。質斧質之質。

干之劍材難。夫母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

是兩者。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

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

天上。君焉能乎。

操七刀反。刺七亦反。焉於虔反。○難謂難得也。脾近刃處也。蓋他得也。鈎。劍頭鑲也。字書無罕字。疑夾之訛。夾與銑通。劍柄所握者。莊子周宋爲鐔。鐔魏爲夾。鐔。劍口旁橫出者。須。疑頭之訛。蓋謂以三物蒙劍首也。

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

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

鮑彪曰。集言平時。圍集非烏合也。

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

齊已。

數色主反。○關君長曰。單三萬之兵。數歲不能攻之。乃行還齊已。

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

鮑彪曰。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況三萬乎。

今者

鈎罕云々ハ鈎夾ノ誤、劍頭鑲狀ヲ爲スモノヲ鈎ト云フ、夾ハ握ナリ、ツカノコト、鐔ハツバノコト、蒙須ハ蒙頭ノ誤。

【難題】集兵謂烏合之兵。

齊韓相方。兩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

方也。猶

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

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

索所白反。○不

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足當城之一隅。何之。

言攻城野戰皆不可用。以三萬之兵無所可之。

至也。

鮑彪曰。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

【考異】

妨本都平並作平都。無用者之者字。高本服下無君字。坊本類作謂。母並作無。兩

十萬作十餘。坊本同。今從纂。一本三下無百字。坊本七下有字。高本兩國作而。國坊

本同。今從一本。○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鮑本類作謂。非。○夫母脊之厚。而鋒不

入。每脾之薄。而刃不斷。脊厚矣。而鋒必入。脾薄矣。而刃必斷。所以爲利劍也。○無鈎罕

鐔。蒙須之便。鈎。本作鈎。是也。此本形近之譌。曲鐵曰鈎。蓋劍把頭之鐵也。罕罕之正

字。古不分四聲。當讀爲杆。杆木挺也。蓋謂劍把蒙裏也。須。夫須。蓋也。以蓋裏把。鮑云。猶

崩。是也。吳讀罕爲鏐。案脊脾論。劍身鈎罕以下說。劍具。吳說是也。○君無十餘二十

萬之衆。而爲此鈎罕鐔蒙須之便。十九字。一氣讀。此謂十萬以上。至二十萬之衆。故曰

十餘二十萬之衆。陳本依吳說。改餘爲萬。非。○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

之齊已。田單以民不得耕作。糧食輒不可給。難趙奢用衆。故奢以此答之。言齊亦具數

十萬兵。能曠日持久。數歲。何獨怪我用衆也。下仍引齊攻荆。與趙攻中山。以證齊趙用

衆持久。正同也。鮑能上補不字。爲齊爲燕昭所破之事。謬甚。

孝成王 凡二十 七章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質音致。下同。強其良反。下同。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下同。太后惠文王威后長安。孝成母弟。左師觸詈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曾才能反。○穆文熙曰：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以病亦知太后不罪。關君長曰：言雖自恕，亦以太后為憂也。人有郤，則邪入為疾，忌言疾，故曰郤。」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以答病足。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嚮粥。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嗜猶甘也。太后之色少解。蟹。解音。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少詩照反。下同。○息子舒祺，其

【難題】恕者自推其衰，恐太后之衰也。

黑衣ハ軍服ノ色ハ黒キヲ以テ、兵士トナルコト云ヘルナリ。

丈夫ハ男子ナリ。

名也。林西仲曰：最少則不知成立，不肖則不能成立，衰則不及其成立，哀憐則當代計其成立也。黑衣，戎服。衛王宮，割愛使離左右也。暗射長安君身上。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填溝壑，謂死也。言願及己未死，託之林西仲曰：雖少不堪役。恐過此老臣死後，無以自託也。暗射太后身上。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異殊也。齊策異貴於此者何也。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燕者。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甚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除為王之為，餘皆于僞。反下為長同。祝之又反。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趙之為氏，下趙國也。謂晉卿為諸侯。主謂簡子襄子也。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微，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

踵ハ足ノカカトナリ。祝ハ祈ナリ。久長云々先キザキノ、事ヲ計リ、燕后ノ子モ孫モ燕王トナル為ニ一時ノ情ヲ忍ブニアラザルカトノ意。

志君云々ハ君ノ使フマ
マニ爲サントノ意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奉音俸。下同。○挾藏也。重器謂金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子音與。○山陵說見秦策。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乘繩證反。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林西仲曰。人臣非骨肉之親。尤當以功勞自致。

〔考異〕

一本嘗作龍。坊本盛氣上無太后二字。一本無入而之而字。坊本無而恐之而字。曰老上無太后二字。一本鬻作粥。坊本於身下無也。太后三字。願令下無得字。高本宮味作官沒。坊本亦作沒。今從一本。坊本無笑字。劉本爲之泣。作而泣之。祝坊本念作今。下闕悲字。之甚作之祝。高本長爲作長有。坊本同。今從曾本。坊本趙主作趙王子。孫作子侯。尊長安下無君字。封下無之字。○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恕付也。鮑本無而字。非也。郤郤同。退也。言以己老病。竊自付度。太后恐太后玉體亦有所衰退也。○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之爲趙。謂肅侯化家爲國。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

韓興兵ハ陽城君ノ誤

挈瓶ハ瓶ヲ提ゲテ汲ム
ヘキ井戸ト云フコト、
後キチ云フ

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他徒多反。下同。○事役也。不能猶不足也。展轉猶反覆也。公子他曰。王出兵。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行戶剛反。恐丘勇反。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大守大守其效之。令力呈反。下令使令相令。公同。守手又反。下亭守其守大守同。○韓興兵。疑當作陽城君。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卒子律反。○挈瓶守器。即謂瓶也。言挈瓶之人。其智猶不失所職守之器。猜疑也。謂疑其不智也。守兵也。不能卒。謂戰敗不終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

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應於陵反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使所吏反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故固通○中絕謂國都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夫音扶下

嫁禍ハ禍ヲ人ニ移スコト

勉ハ僂ノ誤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未見一城謂未見得一城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關君長曰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此說在趙受命之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處昌呂反爲于僂反○勉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穆文熙曰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繼而辭封兩事皆高出策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慘矣何忍以空餌釣隣好致成長平之敗死乎

〔考異〕

坊本一軍臨滎陽作一萬臨勞陽一本無韓與之韓字坊本臣失作臣太亦其作其亦無臣開二字錢劉本牛田作牛甲戰攻之戰一本作城一本作齊高本此大上無七十二字坊本受地下無趙字勉作免守地下無而字○補一軍臨滎陽坊本軍誤萬焚誤榮各本作榮亦非凡焚陽焚澤之屬皆以作榮爲正後皆倣此○補雖王與子亦其猜焉此文自通鮑改爲其亦非○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於上地以牛田牛耕田也古者牛耕故冉耕字伯牛時諸國廢牛耕而秦獨爲之故以此稱其富也後儒謂牛耕始於漢者失之水通糧者自洛達於河也上地膏腴之田也死士食邑皆列於膏腴之地言俸給優渥得其死力也此節吳說大抵得之但語焉而未詳故特詳之○補弊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言使使者臣勝言使臣勝來使也使臣勝謂乃遠趙王之辭鮑上勝下補告字所謂笠上戴笠矣○補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集輯迪睦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復扶又反卷卷勉反趨音趣○關君長曰言不惟軍敗都尉又

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使所更反除使

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音夫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其不之不音否邪音耶

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

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

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從子容反恐丘勇反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內音納下同○與平陽君爲媾謂與趙約相議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

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

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

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卒子律反

〔考異〕

坊本無不勝二字復作係媾皆作講一本無秦知二字及成字○補虞卿曰王聊聽臣聊毛傳訓願此聊亦當訓願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

一八ハ下文ニアル十六
ハナリ。
相室ハ家令ノ如キモ
不者ハ徳ノ高キ人、孔
子ノ如キナ云フ。

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索所自反。下同。○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宦於
私謂私意之所思。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
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
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簿。而於婦
人厚。
夫音扶。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秦爲王爲足同。相息亮反。焉於虔反。長丁丈反。○相
室見秦策。鮑彪曰。稱是人。不子之也。吳師道曰。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
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
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之必不免
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
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
予音與。下同。○虞卿聞之。入見
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
見賢遍反。下入見同。○關君長
曰。言文飾之說。非實爲趙計之
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秦既ハ此ノ一節錯簡。

講。
吳師道曰。此脫簡。誤在此。史以爲章首者。此策非邯鄲
解圍後事。關君長曰。是非說趙王之言。蓋史文錯出。王曰。何謂也。虞卿曰。
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
以爲也。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
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復扶又反。下同。○言秦
以其力不能取六城。倦
而歸。而趙割六城以資
於秦。是助秦自攻也。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
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
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
盡津忍反。下自盡必盡同。彈徒
案反。令力呈反。○彈丸之地。喻
小。卽謂六城也。內。內地也。言虞卿誠不知秦力之所至。以爲倦而歸。故此
彈丸之地。猶不與而講也。今不講。來年秦復攻王。不得不更割內地而講。王曰。誠聽
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
任音壬。下同。
○任。保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
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

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負親已見啓關通幣言使幣出入於關齊同也。言秦與趙交同於韓魏取收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自盡言數割以講。此自盡其地也。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五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罷音疲。挑徒了反。關君長曰。挑誘也。秦復求地。趙不與之。則秦怒而攻之。是前資之地。徒爲棄物。而誘秦見攻之禍也。語

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心勿與。王曰。諾。益增地也。其計謂求地之計。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難乃旦反。說音悅。斷丁亂反。疑天下。慰秦心。關君長曰。使諸侯疑趙善於秦。而慰安於秦怒。趙之心也。鮑彪曰。瓜分言分其地如破瓜然。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

愈疑ハ案ズルニ上文ノ地ヲ割キテ和ヲ求メ、

天下ヲ疑ハシメ、秦ノ心ヲ慰ムルト云フ、樓緩ノ言ニ對シテ云ヘルナリ、如シ樓緩ノ如クセバ、イヨク天下ノ諸侯ニ趙ノ心意ヲ疑ハセルコトニナリ、又秦ヲ慰ムルコトモ出來ナイ、注非ナリ。

亦大示天下弱乎。愈恐當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并音併。○關君長曰。固乃固執之固。已止也。言非固執無予地而止。鮑彪曰。韓魏本趙與國。與齊三國之親。易道猶易地。謂強弱相易也。趙始困於秦。將割地爲和。今取地於秦而結三國之親。是趙強而秦弱也。故曰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

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使所吏反。○秦聞趙合於齊謀伐己。而懼使來約和親。樓緩聞之。懼誅逃去也。

〔考異〕高本上非臣間有人字。坊本二八作二人。爲賢上無之字。無秦既解至于而講二有不字。坊本告虞卿下更有虞卿二字。守而之而作亦。以五之五作六。下以五王五同。一本無益愈之愈字。坊本無必盡之盡字。無是不之是字。○鮑彪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吳據史記及新序。謂二八當作二人。蓋以二八爲過多也。坊本遂依吳說。改作二人。案下文云。婦人爲之死者十六人。即此文二八也。吳考索頗精。非鮑彪比。而不知二八之爲十六人。欲改八爲人。何也。○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言誠知秦力之不至能割六城。彈丸之地。猶不宜與。況六城乎。然今不與六城。明年秦復來攻。是其力足能割趙地。安得不與哉。鮑知上補不字。改不至之。不爲所妄甚。○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鮑改而爲亦非。○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此五城及下王

以五城賂齊。得王五城。鮑皆改爲六城。案以五城收天下。與割六城與秦。彼此相較。收天下猶少一城。此虞卿微意所在。鮑不能曉。依上下文。輒改爲六城。妄矣。○不與則是棄前貴。而挑秦禍也。貴讀爲饋。饋猶歸也。前饋謂今所將歸秦之地。○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割地與秦講。五國賀秦。而趙孤矣。趙割地與齊。則三國助趙。即秦孤矣。是趙與秦易道也。

齊故ハ齊ガ帝號ヲ去リタル爲ナリ。

昭王ノ昭字衍。

勝ハ平原君ノ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釐音僖。閒紀竟反。復扶又反。下同。發使之使所吏反。下王使使事同。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林西仲曰。猶疑其既尊爲帝之後。未必罷兵。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令力呈反。下同。○林西仲曰。問何策以解秦圍。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

召ハ紹ト同シ。

人臣云々、辛垣衍ハ人ニ使ハレテ居ル者ナレバ、高節ノ士ト達フテモ役ニ立タナイ。魯仲連ヲ見下ゲテ云ヘルナリ。

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不能去。謂不能使秦兵去也。關君長曰。已敗長平。今不能却敵。所以不敢言事也。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爲君之爲于僞反。下爲一爲郤爲人同。見賢遍反。下而見同。○召當作紹。喻其旨。欲其與衍相見。看。或古字通。卽下文紹介。傳賓主之命者。林西仲曰。平原受魯連之責。而不其議論何如。以爲決擇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東國。謂齊。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林西仲曰。其意以局外閒人。不豫入國家事。見之無益。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泄之。謂已言於魯連。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

衆人不知云々ハ二句共ニ鮑焦ニ就イテ説クベシ。注圍城中ニ居ル云云。微誤ヲ免カレズ。權使ハ權力ヲ以テ臣ヲ御使スルコト。遂正ハ爲政ノ誤。

燕則吾云云、燕ハ吾レニ請ウテ先生ノ説ニ從ハシメルコトニ爲ンガ、梁ハ吾ガ國デアラガ、先生ハ何如ナル説ナリ。梁ハ同意サセマスカ云々、燕ニ對シテハ出來ルモノトシテ、魯連ニ一步ヲ譲リテ云ヘルナリ。

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從子容反。○以猶以爲也。鮑焦。周時隱者。惡濁世。抱木而死。見韓詩外傳。言世人不知鮑焦。非世而不顧死。以爲無自寬容。而取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己志。則見居此圍城之中。以爲爲一身計者。猶世人於鮑焦也。連志下文所陳。卽是也。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上首功。秦法斬首多爲上功。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權使。以權詐使也。虜使。以奴虜使也。關君長曰。過。謂不惟稱帝於國。而及他邦也。愚謂。遂正史記作爲政。當從。言秦縱肆爲帝。不惟於其國。而爲政於天下。遍天下士民。皆受其權使虜使之害。林西仲曰。東海在齊之界。赴海而死。不肯西向也。應上鮑焦句。愚謂。欲以助趙。答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且言不爲一身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惡音烏。下惡能同。邪音耶。下同。○林西仲曰。上言士民受秦帝之害。此言列國受秦帝之害。梁知秦帝而害中於梁。自危懼。前助趙。不待於使也。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

辛醢、烹ニルコト、醢シハツケニスルコト、醢快然ハ不平ノ貌。

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朝直遙反。下同。藩音蕃。卒子律反。下同。關君長曰。後往。猶後也。天子下席。謂嗣王居倚廬也。叱嗟。怒斥聲。而汝也。罵其母為婢。賤之之詞。為天下笑。謂也。天子見笑也。關君長曰。彼謂秦外之也。言秦為天子固當如周責於齊。無怪言其必然。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

夫音扶。從才用反。下而從同。○林西仲曰。言非欲尊為天子。受責備之害。實畏秦之故。不得不奉為帝。猶僕之從主。雖受其責備。無可如何矣。

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

說音悅。○固。固執之固。讓行。固執不通。使之默而聽也。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

肺ハ肉ノ乾キタルヲ肺ト云フ。庫ハ物置ノコト。帝王ハ帝字衍。

太牢ハ牛羊豕ノ具ハレルヲ太牢ト云フ。避舍云々ハ宮殿ヲ去リテ天子ニ讓リ、城門府庫ノ錠ヤカギヲ天子ニ差シ出シ、櫛ヲカキ合ハセ。膳息ヲ抱キテ、天子ノ膳部ヲ堂下デ監督スル。以上諸侯ガ天子ニ對スル禮儀ヲ極端ニ述ベテ、秦ヲ帝トスルノ非ナルヲ云フ。倍殯云々ハ殯柩ハ假理葬ニ供スル柩ナリ、北方ニ在リテ南面スルヲ常トス、今天子入弔シ、又主人ノ席ヲ其ノ前ニ設ケ北面セシメ、天子ニ南面セシムルナリ、倍ハ主人ノ席ノ後ロニスルナリ。

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羈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秦為天子。亦得烹醢梁王矣。何為與秦俱稱王。終就脯醢之地乎。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筦。不果納。

十太牢。蓋當時待諸侯之禮。筦。鑰也。關下牝也。鍵。其牡也。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也。攝持也。社尊也。筦。鑰也。同。投筦。言下其牡。閉關也。林西仲曰。言魯不肯以齊為帝。

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倍音佩。○關君長曰。倍。謂不當也。北面。主人受弔之位。設之南方也。周禮殯於西階上。主人東階上。西面。則當殯而立也。闕王將東階上南面弔之。令主人去其位。北面於殯南。以受弔。故謂不當殯柩。

鄒之羣臣曰。必若此。

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潛王不入也。林西仲曰：言鄒不肯以齊為帝。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飯扶晚反。含音培。○事養謂事老養幼也。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飯含。言鄒魯國弱小，其臣貧賤，不能備生死之禮。然且齊欲行天子之禮，拒而不納也。

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乘繩證反。○林西仲曰：鄒魯之臣至賤，與僕妾等。梁反不如他，而欲帝秦，尤賤之極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予音與。處昌呂反。○吳師道曰：無已，必欲為之而不止也。關君長曰：謙僂通賤也。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庸常也。

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秦軍引而去。將子匠反。○陳子龍曰：魯仲連與辛垣衍談于圍城之中，而秦將知之者，開謀精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難乃且反。賈音古。

〔考異〕

高本無客將之客字。今齊下有潛王二字。坊本潛作閔。今從纂。坊本無能去之能字。錢劉本請召之請作爲。坊本請召間有爲字。錢劉本介而見。作交一字。坊本無君者之君字。彼秦下無者字。禮義下無而字。死矣作死耳。齊楚下無則字。諸本圻作折。今從一本。坊本然吾間有則字。快作快。高本庫作車。欲令之令作舍。納筭間有于字。坊本退而聽朝。作而聽退朝。無俱據萬乘之國六字。梁王作梁主。曾本今日下無而字。坊本適會下無魏字。軍引作引軍。○爾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鮑本脫君字。○易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云：此元作若。下文所貴於天下之士者，鮑云：所元作此。此本二文，皆與鮑所改同。姚亦不言有異文。乃知鮑專據一本，不博校異本，而其所據之本，在姚所得八本之外，要之姚好古而慎。鮑喜新而妄。故二人同時，而其殊至此云。○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割之。史記作因齊。蓋因訛爲田。遂衍嬰字耳。因如逢伯陵，因之之因。田氏因呂氏之齊，故謂之因齊也。史遷以因齊爲威王名，則失之。○彼天子固然固故通。猶言從來。○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此然與上然梁之比於秦之然同。以後世文言之。然下當有則字。鮑上依舊文。此然字下補則字。非也。○辛垣衍快然不悅，坊本快誤快。○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與也。鬼侯是主，鄂侯、文王是從。故言與。鮑本

無之字亦通。

二國ノ二ノ字衍

○親戚受封云々ハ案ズルニ此句ハ、是迄國ノ親戚トシテ、功ノ有無ニ拘ハラズ、封ヲ受ケ相印ヲ受ケテ居タノニ、此度功ガアツタトテ封地ヲ益スコトニナルト、今後失敗スレバ其ノ封ヲ失フコトニナルカラ、何處マデモ國親ノ資格デ居ルガ好シト云ヘルナリ、故ニ親戚ノ資格デ城ヲ受ケテ居タノガ、此度ハ國人即チ人臣ノ資格デ功ヲ計ラレルト解スベシ、注非。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爲于僞反下爲君同夫音扶下同○頓壞也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將子匠反相息亮反下同○吳師道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如云位在廉頗右愚謂言平原無功能而受封爲相以親戚故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此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言始受封爲相不以無功能辭讓之今一解宗國患稍足以塞責而不足以爲功而今求益地是親戚不計功而受封國人計功而受賞親疎異法不可故不如勿受之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令猶教也

〔考異〕

坊本力下無也字纂志下無人字坊本故作也一本國相作相國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王使曰使之而使使若若使者同○曰諒之曰當作有下文有覆之有當作曰互誤也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有罪願得請之言請罪狀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難乃且反○言小事大事皆從其所令也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

昭ハ快ナリ。

有覆ハ有日ノ誤。
【難題】有字疑衍文。

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味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數色角反。葉舒涉反。下同。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未生者曰胎。方生者曰天。不翔不至者。惡傷其類。且恐其及己也。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趙王畏懼秦怒。行殺戮於趙約平陽。則葉陽涇陽必恐其反己矣。是傷其心也。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惡鳥路反。與音豫。稱尺證反。○稱謂稱其意也。

【考異】坊本無往賀之往字。一本齊作弱。一本無親愛之親字。坊本若使下有者字。高本字。坊本無其幣之其字。○謂請今作請令。高本親寡君下無之字。衣服下膳啗下並有使於口。膳亦食也。膳啗謂凡可食物。嘍飽訓愜。是也。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之。

友謂厚禮親之也。張洲曰：欲得之故友之。以疑閉於趙。范雎為魏使齊。而齊厚禮之。

用此術也。

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為于

僞反。○言今王逐賈則是二國得其所欲。而王之忠臣有得罪也。故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能用忠臣。而折斷二國招之也。

【考異】坊本無魏以之字。劉本友皆作反。坊本作招之作之招。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從為有功也。相息亮反。從子容反。下同。○之健之之猶於也。涉孟蓋橫人。故讎之也。言以趙之弱而據於建信君。以讎涉孟。所以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故也。

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

據之ノ之ハ於ノ意。
【難題】是章最難通。蓋最多舛誤也。

秦分ノ秦字衍。
齊亡ノ齊字衍。

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知音智。○秦分之秦齊亡之齊吳師道以為衍是矣。兩君謂建信春申也。擇疑

釋說之適也。猶取也。言離齊唯楚趙從則無功而惡秦。離齊助秦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二君奚舍有功而善秦。取無功而惡秦。而為智哉。言二君必不然也。蓋客涉孟之人也。

〔考異〕

高本君安之君作者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秦分之分作合。功之下有與字。○

蓋皮相國之讎。而主從者也。然如此也。言今皮相國以弱趙。委任二人之讎。如此者何也。特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吳從字句是也。言齊不合從。雖建信君亦知從之無功矣。○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趙出兵助秦。勢必分齊。分謂割地。齊割地與秦和。勢必亡魏。以自償。此皆趙助秦之功也。故云有功而善秦。鮑分作合。非也。○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兩君鮑以為齊趙。此告皮相國耳。何為於齊趙之君。其謬不待辨。吳以為皮相國建信君。或指建信君涉孟。則何各遣一人。且二人者皮相國之讎。今獨與皮相國言。又不當稱兩君。今案當作兩者君奚擇者。君二字誤到耳。兩者謂無功而惡秦。與有功而善秦也。之如遇某之某之之。猶變也。出兵助秦。則有功。從則無功。今專任建信君涉孟。則是有功變為無功。安得為知哉。鮑無功上補與字。文義反晦。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陽。而梁危。

相息亮反。○按下章曰。今

收河間。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據之。呂遼蓋秦之所重者。而魏殺之。故秦怒伐魏。魏兵敗。失亡北陽。而梁危也。衛屬魏。衛亦魏也。

河間封不定。而趙

危。按秦策。趙嘗以河間十二縣賂秦。秦以封呂不韋。秦策所謂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封不定。秦趙爭之。故趙危也。

文信

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

倍音佩。○文信。呂不韋封號也。言不韋不得河間。有三晉倍反之憂也。

今魏恥未

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

魏殺呂遼之恥未滅。而趙收河間之患又起。加之。以三晉倍反之憂。是文信之憂所以大也。

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

從子容反。○上章曰。齊不從。建信知從之無功。此言三晉疑從之無功也。

憂大者

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

構。不待割地而成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文信憂大。而魏心疑。故秦魏之令楚魏攻齊。而秦從其後。獨攻趙吞滅之。

如是。則齊趙必俱亡矣。鮑彪曰。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

〔考異〕

〔考異〕

坊本無或字。北作比。高本而趙之趙作齊。坊本無侯字。構作講。○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此章論禍生於意表。齊與河間近。故禍亦及齊也。鮑改齊作趙。非也。鮑本章首脫或字。○文信侯之憂大矣。封本脫侯字。○憂大者。不計而構。○鮑改構為講。案構合也。義與講近。故此書構講多通用。不必改舊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

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

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

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

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從子容反。爲于

〔考異〕

坊本章末過下無矣字。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夫音扶。將子匠反。大敗之敗，必邁反。罷音疲。下同。易以政反。〇敝，謂疲敝之卒。守，謂守邯鄲也。守者之者，疑衍。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以弱越承強吳

守者八守之ノ誤。

〔難題〕此例ニ而使兩字、則文勢不滯、疑衍文。

之敝吳亡而越霸。況以強秦承弱趙之敝乎。

〔考異〕

高本謂作請。坊本拔下有然字。者下無以字。〇編註趙守而不可拔者攻難而守者易也。鮑本拔下有然字。非。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應於陵反。下同。〇言雖無以君之命而命之，而臣固將有進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夫音扶。累力委反。〇關君長曰：累世以前，言自今以前，不但一世。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僕，平原自稱也。

〔考異〕

坊本固作故。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令力呈反。〇少多猶薄厚也。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

夫貴云々ハ貴クナレバ自然ニ富ミ、富メバ自然ニ美食シ、美食スレバ自然ニ驕奢トナリ、驕奢トナレバ自然ニ死亡ノ身トナル、梁ハアワナリ、期ハ豫期スルコト。

嘗ハ人名。

刺ハ制ノ誤。

或謂建信君曰君之以所事王者色也。嘗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嘗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嘗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嘗之軸令折矣。罷音侯。令力呈反。斷丁亂反。○刺疑當作制。字之誤也。言制斷諸侯之事。關大有不可言者矣。因其過失。以言王而重罪責之。此應乘驥而御。任重而軸折。以喻不勝多事而敗。此應獨斷二句。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嘗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嘗亡走矣。期音基。

〔考異〕高本曰下無君字。坊本無曰字。今從一本。坊本嘗作貴。一本作嘗。高本軸令之令作今。坊本拜下無受字。○〔補〕嘗之軸今折矣。今急辭也。言不久將折。鮑本作令非。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從子容反。下同。惡烏路反。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

開。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殺呂遼收河開事。皆見上。言魏殺呂遼而天下交魏。今趙收河開。秦以為天下合從。由趙收河開。是收河開與

君唯釋虛僞疾文信侯猶且知之也。釋舍也。虛僞謂始賂秦以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

開從而無功乎。收河開何益也。言從而有功。則河開可必得矣。無功則趙且亡矣。今收之。而何益於趙也。

〔考異〕坊本合從作公從。高本是作於是。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釋作飾。飾下無疾字。無功下無乎字。○〔補〕天下合從。鮑本合作公。非。○今收河開。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姚云。一本無於字。是也。釋舍也。疾惡也。言趙之合從。本欲以收河開。收河開之功。與魏殺呂遼同。然天下猶疑之。謂趙非實欲合從。獨以惡秦。姑與諸侯合從耳。君唯舍虛僞。誠心合從。獨惡文信。天下猶將知其誠。不必待收河開也。鮑釋作飾。刪疾字。信下補侯字。皆非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相息相。亮反。○官之丞相。謂使為丞相。官屬吳師道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持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鮑彪曰。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

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

商賈之賈音古。

之賈之賈音嫁。夫音扶。司何通。○司時謂伺物價貴賤之時也。已甚也。言伺時察賤而買之。雖買之貴。而比於貴時。則甚賤矣。察貴而賣之。雖賣之賤。而比於賤時。則甚貴矣。此言良商不與人爭。伺時買賣。雖暫居貨。而卒能獲大利。以諷建信。亦能不與文信爭。觀時而動。雖暫屈。而卒能得伸也。

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

卒子律反。

斷音短。○羈束也。按汲冢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十一年。執王季千塞車。羈文王于玉門。呂子武王不忘玉門之辱。蓋當文王拘於羈里。而武王亦羈於玉門也。太白。旗名也。此言文武不爭。得時而成大功。以申明上文之意也。

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抗。抗同。為于偽反。○言今不能抗衡以權力。而責其少禮。是不觀時而與人爭。乃不如商賈也。

〔考異〕

高本文王下有之字。坊本羈作羈。玉作王。斷作斬。仇作抗。

魏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魋。介與魋同。○係蹄。用繩繫獸蹄者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言保有國。非直如虎保其軀。而王視建信之身。非如虎愛其蹠。有急則必決去之矣。

〔考異〕

坊本魋作魋。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

此召兵也。

聞音問。夫音扶。○北堂。蓋深宮也。召兵。言內應者召秦兵。故其急如此也。

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衡。橫同。○贊。當作贊。字之誤也。說苑。梁王贊其羣臣。而議其過。贊聚也。

〔考異〕

坊本連下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說音悅。守手又反。○關君長曰。饋。進食也。墮。墜也。人有驚怒墜食。以不墜食。明其不驚怒也。

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而地可多割。
復扶又反。使者之使。所吏反。要。一遙反。○合。合戰也。要。遮也。言二國合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遮邀而擊之。則可多割取地矣。

自

係蹄。獸ノ手足ヲ引キカケテ。之ヲ捕ル器ノ名。
決蹠。ハ係蹄ニカカリテ。脱スル能ハズ。手先キヲ斬リテ逃ケシナリ。

鼓鐸。ハ大鼓ト金鈴ノ音ナリ。二者軍器。

且日ハ早朝ナリ。贊ハ贊ノ誤。

〔難題〕言三當饋自如。不墮食也。

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于偽反。○言居外從事於便宜者。

皆信王之

不疑也。

○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將食品祭於豆。謂之墮。理餘祭。亦謂之墮。此皆非其義。墮與隋同。落也。不廢落手所執食。言不止食也。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

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為于偽反。下為王同。令力呈反。○名尊名實。土地也。羣臣必多以

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

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

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重見之重。直用反。恐兵勇反。○重見猶難見也。偏謂

偏黨於一國。取行於王。謂取己說行於王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

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

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

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以猶使也。循順也。尊名帝號也。名謂稱臣。趙已稱帝。則列國稱臣也。

前可見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

也。秦之強。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

齊。獨安得無重天下。言趙無齊。則不得。不重有齊之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

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

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

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孰熟通。○輕王。謂使趙無齊以輕王也。

〔考異〕

坊本書趙下無王字。高本趙王下有使臣與復尹五字。實作寶。一本群作君。臣為作脩。高本秦臣以下有為字。一本已作矣。坊本無之。故之之字。高本無燕韓之韓字。坊本安得作安能。一本無得無之無字。坊本無足也之也字。○為齊獻書趙王。鮑本脫王字。○非然。則交有所偏也。鮑本脫非然二字。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

從子容反。下同。○關君長曰。齊不合

從。故趙欲伐之。而齊請效地。趙以為不須合從。因賤趙莊也。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勲貴。齊必不效地矣。為于偽反。○張勲蓋敗從者。言齊不欲合從。故效地。今聞從之

不成則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考異〕高本畏從下有入字。坊本同今從劉本。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相息亮反下同。

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謂延請也。

而誅建信君。向許丈反為于僞反刺七亦反。○鮑彪曰柱國楚官蓋趙亦有客。謂章愚謂言章若死則王疑建信殺章欲以專事必怒而誅之。建

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

德建信君矣。交謂王與建信之交也言建信畏章為相奪權而今見其死以爲己與王之交終身不敝向因令知己爲之以爲德也。

〔考異〕一本終身作齊一。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爲于僞反下爲燕爲大同。○關君長曰無若無獻子之家之無言以明非爲燕也蓋王實爲燕逐之而忌之故云爾。

對曰秦三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

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忌猶曰爲燕以難之故王仍爲之辭。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

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行猶爲也。

〔考異〕坊本秦三作秦王一本燕一作燕王。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見之之反下見人同。○接手交兩手也。

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

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倍音佩。○倍謂背其師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

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夫音扶下同。○庸常也。鮑彪曰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

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

移而授天下。關君長曰庇亦陰也庇桑猶翳桑也陰乃寸陰之陰暑景也陰移謂少頃之間。伊尹負鼎俎而干

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姓名未著謂未久也。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

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以上忌稱客之言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今外

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爲于僞反計中

之中丁仲反。○關君長曰：郎中沮王割地以贖，而反怨，謂之而絕好。故曰空絕。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關君長曰：厚猶多也。君謂文信也。言必勸王多割事君以贖之。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關君長曰：因鈞言與春平接厚也。

【考異】高本泄作世。一本謂作請。

幽王 凡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相息亮反。下相秦相執同。○吳師道以與字爲衍。是矣。守假官也。據下文曰：守小官，則非國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說始銳反。尚音常。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大爲趙必爲同。○設謂假陳設其事。下文卽是也。

此ノ章高本秦策ニアリ。與ハ衍。

於因ハ因於ノ誤。

【難題】是就未割之時。而言。銜路ハ得路ノ誤。

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不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治直吏反。將子匠反。下除將軍將自餘皆同。○之皆指秦也。馬問而王答也。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遠猶棄也。於因疑倒。當作因於。計因猶依也。言依於馬計謀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說音悅。惡烏路反。○張居正曰：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秦受地而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從子容反。下約從從事同。○銜疑得說。亡失也。言諸侯恐失與國而已。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易敵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

刀筆云々ハ刀筆ハ書記
スル器ナリ、秦ノ書記
ノ官長トナリシコトア
レド、將軍トナリシコ
トナシトナリ。
【難題】以官長一句、疑
衍文

郭遺ハ合ノ名。

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卒子律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鮑彪曰。爲刀筆。謂尙書也。筆以書札。刀以削其不當者。關君長曰。兵首猶戎首。此謂將也。謙辭言惟守小官。未嘗爲將也。愚謂遇。謂與秦遇而接戰也。趙王不能將。不能將。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鮑彪曰。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勞力報反。上客尊客也。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期音基。武安君。李牧也。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高誘曰。曲邪也。韓倉必讒殺武安。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令力呈反。惡猶毀也。按下章使趙慈顏最代武安。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

捍ハ插ノ誤。

數色主反。數讓也。飲人以酒曰觴。捍疑當作插。字之誤也。匕首短劍。其首似匕。插匕首。如欲刺王。然故其罪常死。武安君曰。緹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恐丘勇反。緹武安名也。病鉤。謂手臂拘攣。若鉤之狀。故臂短。接續也。振捆。未詳。要之必器材名也。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高誘曰。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諺門也。右擊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刺七亦反。縮。縮通。引也。司馬門。宮門也。諺。諺通。離也。東京賦云。門曲之則碎爲百柱。蓋諺門之柱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終上文不過。平原令見諸公。嗟茲歎聲歎。其言不違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茲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去司之去。起呂反。

〔考異〕

一本使守之守作臣。高本惠教作悉敵。一本受之作受地。高本却作鄰。坊本可成。作有成。高本無請爲之爲字。趙賂下無之字。坊本願卿下無之字。高本筆作筆。一本作奉。坊本小官作小吏。兵首作兵臣。而弗之弗作不。劉本捍作捍。坊本捆作捆。曾本作捆。一本誅作殺。高本過司馬門。作遇司馬門。坊本言之言之言。茲作曠。劉本無。茲字。坊本以爲作以謂。○讀願於因計。於爰。願爰因前所論而計之。此章鮑改載趙策。○以官長而守小官。言居官成長。而今猶守小官也。鮑改小官爲小吏。非也。○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此舉往事而數之也。捍劉本作捍。是也。捍擲也。李牧臂短。纏木接手。以便拜起。韓倉因譏爲擲匕首也。是時戰不勝。故知其舉往事也。○起居不敬。起居坐起也。言拜起不能如禮。○狀如振捆。捆鮑訓就。其說云爲木接手。可以就地。然策云如振捆。則振捆是器名。接手之木。其狀如此器耳。非名接手之木爲振捆也。鮑亦自知其不通。乃又讀捆爲捆。訓爲門。概爲拊。爲鞞。鞞無定見。甚矣。今案捆與因同。曾本作捆。綱橫牆木。皆不可通。鮑讀爲捆。蓋近矣。但其三訓皆非也。竊謂捆叩也。振捆蓋織屨之具。振以叩屨。使其緻密。故名振捆與。此誠臆說。姑書以質諸後人。○遇司馬門。劉本作過司馬門。司馬此時已去。趙劉本是也。○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證也。證質也。質劍把於柱。以自刺。以管短也。○趙去司馬。而國亡。鮑本作亡國。非。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

以間ハ事實ニ反シタル事ヲ言フテ、人ヲ離間スルコト。

趙軍ハ趙蔥ノ説。

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

數色角反。將子匠反。惡烏路反。閉紀。竟反。○趙軍當作趙蔥。史記作趙蔥。

〔考異〕

坊本三作五。

凡三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七上

魏上

桓子

章 凡一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不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索所自反。下同。予音與。下同。任音壬。恐丘勇反。重直龍反。厭音壓。○關君長曰：得地於鄰國而欲復索他邦，不能厭足，天下必恐。君子之地，智伯必僑，僑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關君長曰：命受之天而不能安焉。天惡其驕盈以奪之。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僑智伯。○敗必邁反。○王應麟曰：周書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于此。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

乎。質如韓子秦必為天下兵質矣之質的也魏不予地智伯必加兵矣是為智氏兵質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

智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

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說音悅。

〔考異〕

坊本橋作驕質作資梁作狼亡作已。

文侯

凡五章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難乃且反。

索所白反。朝直遙反。韓聞文侯告趙之言。趙聞其告韓之言。二國各自知魏和親於己而朝之也。

〔考異〕

坊本侯以之以作已。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師贊曰：樂羊以我

羹ハアツモノ、肉ノ入リタル汁ナリ。

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將子匠反。遺唯季反。盡津忍反。

〔考異〕

坊本師作斯。一本無之肉尚三字。其作且。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就亦成也。西門豹曰：敢問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

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音扶。下夫物同。坐才臥反。好呼報反。○

而先之而讀為如若也。先受坐之士。謂才德為衆所尊者。入猶就也。言就其室而問也。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

者也。莠草似苗者。幽言其色盛也。禾粟苗也。驪牛之黃謂黑牛而黃雜毛也。武夫石似玉者是言所以不可不參驗也。

〔考異〕

坊本夫鄉之夫作矣。曾劉本醜下無者字。坊本驪作驪。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

辭ハ告別ナリ。

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樂音洛。焉於虔反。○虞人守苑。圍之吏可不。一會期哉。言不可不一往會其所期也。

〔考異〕 曾本不作無。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謂張樂也。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比音嘖。○不比。謂不和也。樂有左右部。左高。謂左方之聲高也。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樂音洛。○樂官。謂以治官為樂也。聾於官。謂不能審諦於官也。

武侯 凡一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鐘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
坐才臥反。王子況反。

稱ハ擧ナリ。不比乎ハ左方ノ鍾聲ガ右ヨリ高キヲ以テ、其ノ和セザルヲ疑フナリ

浮ハ浮舟ナリ。晉國、韓魏趙ハ晉國ヨリ分レシヲ以テ、晉トモ稱スルナリ。

三苗ハ種族ノ名、舜ノ時ニ邊境ニ遷セリ。

從臣ハ吳起自ラ謂フナリ。

下同。重直用反。○附。附益之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汶岷通。○彭蠡。洞庭皆湖名也。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翠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夫音扶。夏戶雅反。○天門。即伊闕也。天谿。河濟也。盧翠。地名。伊洛。二水名。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釜。釜音。通用。被。皮寄反。○孟門。山名。漳。釜。二水名。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從臣才用反。降戶江反。并音併。○言在德不在險也。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史記曰。封吳起為西河守。坊本無豈字。一本鍾作錯。高本侍坐作侍王。無重字。一本無信不之信字。高本保也。下有是字。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左彭右洞庭。並有有字。高本唯右洞開。

〔考異〕

有今從一本高本汶作文坊本夏上無夫字高本盧翠
作盧翠曾本作盧翠一本翠作澤坊本高下無也字

惠王 凡九章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
田百萬祿之將子匠反說音悅○鮑彪曰樂祚趙將賞田閑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
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
能為也夫音扶○直而不倚謂直立而不傾側擊撓亂也言擊亂敵兵而不避其強也前脈墨形之險阻決利
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前猶豫也脈猶察也縣
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縣音玄○言賞罰信也見敵
之可擊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
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為于偽反下同○右手執桴故云爾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索所白反王曰
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揀

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使百四十萬長丁丈反○迹功迹也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
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盡津忍反○既亦盡也是記者之詞

〔考異〕坊本東作棟一本撓下無而字高本避作辟坊本坐作地一本巴作已高本無
不倚撓揀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撓擊字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揀作掩劉本盡作既○夫使士卒不崩直而
字句揀擊也鮑作棟撓二字連讀非也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猶即
若也後漢桓榮傳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公叔痤對曰座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御庶子官名座之家臣也為若也出而謂左
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
乎王固不知鞅以為有別所薦舉而薦其家臣故其言如是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出奔西之秦
考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
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聞之謂聞座曰勿使出境也此記者之詞

高本此章趙策ニアリ。

【難題】山陽君韓人、是章當在韓策。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搆三國攻秦。燕烏賢反。後國名做之。不復音。○山陽君。魏人。見楚宣王策。蓋是時在韓用事。而客謂之也。三國。梁燕趙也。關君長曰。韓已滅鄭。而有之。言秦勝三國。必有梁。三國勝秦。其力雖不足以攻秦。秦亦不能救韓。故足以取鄭。恩謂二者皆非韓之利也。故不如搆三國攻秦。

【考異】

坊本章首秦下無韓字。○補。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鮑本無韓字。下文云。必過周韓而有梁。又云。足以拔鄭。時韓既滅鄭而有之。然則山陽君必自明有韓字是也。鮑又移此章。編魏策。蓋以山陽為魏人耳。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

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先至謂身猶在途而讒言先至也。太子罷質而歸。葱果不得見。王言王信也。

【考異】

坊本察之矣之矣作也。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本作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本作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為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補。王曰。寡人自為知。知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知謂記憶之言。寡人自為子記憶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和戶臥反。覺古孝反。○關君長曰。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朝直。推吐回反。遠于萬反。○關君長曰。南威。美人名之語助。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

【難題】梁王魏嬰。此在十五年。則未從也。梁王當作魏王。魏嬰是注文誤入正文。

避席。自己ノ席ヲヨケルコト。擇言ハ善言ヲ擇ビテ言フコト。敬慎シテ言フヲ擇言ト云フ。帝女ハ堯ノ女ナラン。

尊ハ樽ナリ。

相屬ハ孟ナ指シ合フコト。

太后ノ太ハ與ノ誤。然ラズバ衍文。

宿將ハ經驗アル將軍。

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樂音洛下同。○彷徨猶徘徊也。澤障曰陂。止水曰池。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

戒與。調徒弔反。與音餘。○白台閭須皆美人名。坊本梁王作梁主。一本無令字。南下無之字。強作荆崩作。梁王稱善相屬。屬音燭。○相屬屬酒相勸也。林西仲曰。頗服善。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將

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禽。○少詩照反。○孫子孫。○廣也。二人皆齊將。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

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爭音諍。○言理必立爲太子。立爲太子則必爲王。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將子匠反下同。過音。○太子太子申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

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徐子也。關君長曰。效言也。四字移之。術下亦通。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

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并音併。○高誘曰。益亦過也。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愚謂還則無

戰敗之患。而終能有魏。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高誘曰。彼謂魏戰士也。以太子之戰爲利。而欲盈滿其志。意者衆多也。愚謂是言所以不得還以。勸太子不顧其止之者。而浩然還也。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

與北同。不如遂行。上時掌反。北音佩。又如字。○高誘曰。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卒子律反。○高誘曰。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

【難題】據史。是師禮消爲將。太子雖爲上將。特假名位。鎮軍而已。軍之節度皆由消。太子雖欲還。豈得自由哉。其不得亦宜矣。御ハ御者ナリ。北ハ背ナリ。

【唯題】度謂所行合平宜。是自然之權度耳。非法度。

臣著ハ臣下トシテ待遇サレルコト、著ハ獸類ニ比シテ云フ謙辭。

【唯題】言其暴戾之狀大較著、而駭天下之耳目也。

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夫音扶。疏疎通。○度法度也。王固先屬怨於

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屬音燭。屬猶結也。魏伐趙。齊救趙而與之戰。故曰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所謂即上文得度知計是也。王若

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朝直遙反。下同。○變服折節。謂變易人君之服。屈折人君之節。言魏自卑而朝齊。則楚王必怒齊之強暴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

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罷音疲。○游人而合其鬪。謂令人游說於楚。以與齊合戰。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臣畜之也。謂下兵於楚。言與魏和親而伐楚。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

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乘繩證反。好呼報反。○定猶極也。

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內音納。將子匠反。敗必適反。侯疑當作王。

【考異】坊本卑作甲。高本暴下有於字。○願臣畜而朝。畜猶待也。願齊以臣禮待己而朝焉。○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不勝而得朝禮。是魏服德。而諸侯不我忌。既與魏和。而又以禮下楚。則羣情輯睦。如此。則他日可以大勝天下也。○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鮑本卑作甲。非。

惠施為齊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此說往事也。又曰。惠王太子申死。而鳴赫皆謂太子何也。不知公子為嗣者。亦謂太子與。王欲見之。關君長曰。鳴久質於齊。而惠王欲見之。此說今事也。朱倉謂王曰。

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說始銳反。長丁丈反。內音納。○楚納高而立之。則是齊抱空質也。王病留太子而不歸。則是不義也。高本為齊作謂韓。○關。惠施為韓魏交。令太子鳴質於齊。韓者齊之與國也。馬陵之戰。本以救韓。今欲為韓魏交。恐齊禁之。故令太子鳴質於齊。但史不載。此事又未聞。魏太子有名鳴者。姑依原文。可鮑改韓為齊。未是。

襄王 凡十章

【考異】

此事又未聞。魏太子有名鳴者。姑依原文。可鮑改韓為齊。未是。

棧道ハ雪深キ爲ニ木テ道ヲ作リタルナリ。

先王ハ惠王ヲ云フ。

前和ハ棺ノ頭ヲ和ト云フ。

爲及日云々ハ期日ガ來タカラ急イテ葬ヲシタト云フ疑ヲ受ケルコトナキカトノ意。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雨于付反。壞音怪。○至。於牛目。謂雪積甚深也。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更音庚。下更日同。○關君長曰。弛猶展也。謂展限更期葬日也。

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復扶又反。○官費用。謂官費財用也。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惠公。

也。惠施。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鬻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鬻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樂音鸞。除一見之見。餘皆實通反。和。麻通。夫音扶。爲于僞反。下爲及同。張。知亮反。朝直遙反。○樂。漏流也。和。棺頭也。墓。爲漏流所缺。故棺頭見也。出。出棺於墓也。張朝。陳設朝位於墓上。使羣臣百姓見之也。韓子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之。

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

母嫌於欲亟葬乎。言欲不後於葬之期日。雪而成事。不免於不思親而欲亟葬之嫌也。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黔首。謂民也。黔。黑也。言其頭黑也。吳師。道曰。禮祭儀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令力呈反。○此記者之言。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徐州之役。楚敗齊。見惠王策。太子太子申也。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昆陽。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昆陽。

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塞方千里·塞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塞·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爲子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從親同。說始銳反。卷音權。曾才能疎。長城。河外。卷。衍。燕。酸棗。皆地名。廬田。廡屋。廡。廊下。周屋已止也。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卒音猝。被皮寄反。夫音扶。下同。○不下於楚。言富強不在楚下也。諫誘也。下被其禍。言魏有秦患而橫人不任其禍。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藩音蕃。○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也。受冠帶。受秦冠帶制度也。祠春秋。春秋貢奉。以助秦祭也。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勾古侯反。下同。散悉但反。差初佳反。乘繩證反。下同。○散若散人散木之

散散卒。謂罷散不稱用之卒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

擊二十萬·廡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

王遠矣。騎奇寄反。○司馬貞曰。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廡徒。謂廡養之卒。陳子龍曰。韓魏逼秦。地形相錯。非可以險阻自固。須堅意力戰。乃可自立。故季子皆以精

兵利器爲言。所以鼓其氣也。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塞

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

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塞·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之熟察之也。質音致。○偷苟且也。徐孚遠曰。蘇子自趙來。以趙王爲主。故以此言劫制魏國用事之臣。恐其撓成也。周

書曰·綿綿不絕·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

大患·將奈之何。綿綿。微細也。縵。史記作蔓。蓋通借。蔓。延也。言微細不絕。滋蔓難除也。毫毛。謂樹萌芽也。柯。斧柄也。大王誠能

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

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并音併。使臣之使。所吏反。○在大王。王詔之言從約之成否。在魏王言。魏王

【難題】成斧柯、成當作尋、史作用。

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謂蘇秦也

〔考異〕

坊本汝下有南有二字。案下無海鹽二字。曾本疎作骨。坊本峯皆作地。無峯名之。峯字曾本同。曾劉本無罪。無過此者。五字坊本賢王作賢主。曾劉本無六百乘之乘。五千匹之匹字。劉本質作實。坊本無求字。綬作蔓。余作若。○然橫人謀王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閒約

南陽韓氏亡并音併下同相息亮反下同開古竟反○三川南陽皆韓地關君長

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

走則侯反○史厭未詳何人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鮑彪

趙獻蓋楚臣走謂韓合楚也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曰儀

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閒約南陽

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亡即下文韓恐亡之亡亡字句絕言秦攻三川魏約南陽則韓氏必亡

也厭蓋楚史官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

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相息亮反下同令力呈反

○其言儀言也止于是

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言魏所以相

也今與秦伐韓則南陽必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

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言少委地於衍以為其功則魏不勞而得

則魏必計絕秦而不相儀合韓而相衍地必悅以貴衍而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

相也魏

〔考異〕

坊本信作然曾本作便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齊破燕故伐

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塞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

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敗必邁反下遐嫁反○三國楚魏

欲得六城而不得也樹怨謂將與楚伐齊故二國皆怨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

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虛音墟○侵地趙所侵於齊地虛頓丘許鄆陵皆魏

地以迫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

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

觀古亂反。為趙之為于僞反。縣音玄。○新觀蓋楚所言魏雖得新觀而道歷二國遂為節制若政不行民不和則趙必得之是為趙驅民也政行民和而二國不通則不得有之是有之功縣於二國也此言魏雖得六城而不能自用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
以飢故貸韓王以近河外之地而移民就食也。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言移民於近河外之地者陽為飢故而陰為救齊也。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下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
言二國合而韓欲攻南陽者無異故也將以王遇秦厚薄也。且以遇下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葦下伐齊之事遂敗。
尚加也廣寬也遽傳遽也謂楚以傳遽來約伐齊者言魏王懼遂下伐齊之事遂敗加遇秦取信於韓寬魏之憂救趙之難斥楚遽人伐齊之事遂敗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葦下伐齊之事遂敗。
尚加也廣寬也遽傳遽也謂楚以傳遽來約伐齊者言魏王懼遂下伐齊之事遂敗加遇秦取信於韓寬魏之憂救趙之難斥楚遽人伐齊之事遂敗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葦下伐齊之事遂敗。
尚加也廣寬也遽傳遽也謂楚以傳遽來約伐齊者言魏王懼遂下伐齊之事遂敗加遇秦取信於韓寬魏之憂救趙之難斥楚遽人伐齊之事遂敗

〔考異〕

下楚下高本有楚趙二字坊本無今從一本高本楚而開有趙字曾本魏王弗聽也以下別為一章高本斥作尺坊本草作革。○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許魏六城者楚也而并言趙者趙與楚同謀觀下文齊遂伐趙可見矣鮑本脫楚趙二字下楚下又無趙字非也怨而之而行文○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新觀楚所許魏之地名自魏至新觀必經宋衛故云道塗宋衛也為制為宋衛所制也事敗謂楚不與

賞貸ノ訛。

連ハ使者ノ乗ル宿繼ノ車、急ヲ要スル時ニ用フルモノナリ。

楚王ノ王字衍文、張儀ガ魏王ニ告ゲタル言ヲ楚王ニ傳ヘテ、楚ニ反ヘル資トナスナリ。

悟ハ悟ノ誤。 湛ハ甚ノ誤。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
有猶字言軫雖在魏猶善事楚為楚求地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
於楚王楚策作得復楚此衍王字言以儀謂軫善事楚之言為反於楚之資。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君長曰軫尚在魏故云先也。

〔考異〕

坊本章末楚下無王字。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
令力呈反相息亮反。○軫時在楚關君長曰悟當作也。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謂公也。

【難題】鄭彊出秦至三
為智八字當在二章
末此錯出耳

父也。關君長曰。湛疑作甚。以鄭彊出秦。曰應為智。

韓策。鄭彊載金入秦。請伐韓。故此云出秦也。以應止行為

智也。以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

必勸王多公之車。夫音扶。○軫在楚。魏恐齊楚合。故必重迎之。楚不善軫者。欲

至宋道。稱疾而母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

齊楚也。既得重迎多車而後行。示二國重。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

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東東來齊也。鮑彪曰。以嘗所迎魯侯者

【考異】

坊本悟作倍。曾本作倍。高本智作知。○來將悟之。隱元年左傳。莊公寤生。

寤為悟。悟逆也。故云產之難。管子七臣七主篇。不詳則國失勢。劉績云。詳或作悟。覺悟之悟也。詳者悟之正字。是悟悟通用之明證。蓋寤悟悟皆以吾為聲。故互相假借。此悟亦當讀為悟。鮑改悟為倍。蓋未達古人假借之例耳。○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耽通。說文作媿。樂也。魏王召而相之。其言可樂。故云物之可湛者。鮑訓深。上文未見有深意。○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鮑本果作東。句絕非也。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為于偽反。○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

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

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而羣臣之智

術也。如其同耶。言凡小事。猶可。否相半。況大事。宜有可否。而羣臣皆以儀為可。是

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

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塞先北反。○塞。雍蔽也。言其可未明。智術

有半以為不可者。雍蔽而不通也。所謂劫主強從者。失其半以為不可者也。

【考異】

坊本耶而之。而作亡。有其作其。有劫主作劫王。○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

古所謂人主為權臣所劫者。失其臣之半者也。鮑本主作王。非。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相息亮反。下同。○齊楚惡儀而魏相之故也。雍沮謂張

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

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

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令力呈反。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

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惡鳥路反。復扶又反。○欲復攻其敵，言若齊楚欲乘魏疲敵而復攻之，而魏既事秦，秦救之，則二國不能當秦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考異】

高本魏必間有魏字，坊本遽作遂。○乃遽解攻於魏，鮑本遽作遂，非。

哀王

凡二十 五章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相息亮反。○章首謂臣二字，鮑彪所補，今姑從之。蓋儀時相魏，韓朋欲逐之，而又與公叔不善，故客言如是。此設辭也。以下乃謂儀之詞。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公仲韓朋字也。入疑當作合。公指儀也。言朋聞客謂齊王之言，則恐己之廢，必不合齊以逐儀。反據儀於魏，如是則儀無見逐之患。

不入不合ノ誤。

異日ハ他日ト同シ。

衍ハ犀首ノ名。

【考異】

高本齊王 作秦王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爲于僞反。使所吏反。下除王使皆使不使。除皆同。過音戈。○謝謂辭謝不見也。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事謂欲以衍所事告之。蓋衍謝以異日見之。故曰不得待異日矣。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惡鳥路反。下同。○言何爲徒飲食而無所事乎。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關君長曰：取彼置此謂之移。天下之事諸侯國事也。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乘繩證反。下同。○關君長曰：言李從出使，衍居其國，因可以令諸侯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數色角反。令力呈反。○故謂僞好也。謁告也。謂告暇也。旬五之期，十五日也。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

【難題】史無旬五句。

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屬音燭下同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

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倍音佩○因猶依也言以國事依托犀首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為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扶又反相息亮反○鮑彪曰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閒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相息亮反下同敗必邁反為于偽反乘繩證反閒古莫反從子容反○期猶待也行

【考異】

高本飲食而無事下有無事必來四字坊本廷作庭王王開有魏字無又字高本三十作三千坊本其行作其使

【雜題】期謂計其期日

人官名以百金閒遣行人也安閒也從容閒暇也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勞力報反○言遇於衛約外魏之事遂敗也

【考異】

孫本載作齋○魏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閒齊行以百金期限也預探知齊王至衛之期限也閒讀為闕先期至衛以觀齊王之至行左

右以百金也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合力呈反語魚據反○言無多割地

而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關君長曰更加曰者別恢說其由也言無多割而和成則秦重和也必與王遇以無多割而和不成則秦重地也人惡其貪冒必莫令魏割地以合於秦矣坊本無曰和之曰字孫本無和成之和字○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

【考異】

耳鮑本無下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重字句既和宜以與王遇也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王獨不

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將子匠反。下同。相息亮反。下同。爲衍之。爲兩馬曰驂。關君長曰。牛驂性異。遲疾不同。固不相得者。而責同車之任。乃所以不能百步也。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考異〕

坊本獨上無王字。一本驂也。間有之道二字。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音扶。下同。輕遣政。長曰。言謀困之後。雖直言易。而事機已去矣。不可復用也。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難乃旦反。予音與。○釋舍也。卒二士所帥之卒也。言二君見其危。必與援兵。田盼曰。善。遂勸兩

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從才用反。下敗必邁反。

〔考異〕

高本又言。下有有字。一本二士作二君。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盡津忍反。爲子僞反。下皆同。敗必邁反。將七羊反。○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從中敗臣。謂需在君側。敗衍之事也。將亦請也。也。股掌猶股肱也。關君長曰。母恐衍文。愚按。史記貨殖傳。寧毋刁注。漢書音。義云。母發聲語助。此母或亦然。言外之天下。內之羣臣。皆不可以解說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合力呈反。○外之二字疑衍。入猶與也。胡如猶何如也。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相息亮反。○吳師道曰。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

〔考異〕

坊本敗臣作敗君。一本作敗之高本。坊本母謂上無外之二字。今從一本。

外之ハ二字衍文。外之ハ之ヲ疏外スルチ云フ、注非。

王之國ハ此句疑ラクハ他章ノ錯簡、否ラズンバ、章末ニ移シテ、之國二字ヲ削ル。

吾人ハ吾黨ノ意。

二人者必以下、蘇代ガ二人ヲ王側ニ置ク效果ヲ述ベシナリ、注文ニアラズ、注非。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爲于僞反說始銳反○右言文衍先齊韓而後魏以是用魏舉事半途而不可若王左右無人則無所聞知矣疑他章錯簡關君長曰滲作湛移置章未事下文意方順愚謂若然則之國二字衍文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舍置也外心猶二心也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盾需於側以稽之稽哲夫曰二十三字蓋上文舍需之注也誤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身王王曰善果盾需於側盾亦入本文

〔考異〕

劉連前章曾別爲一章坊本同今從之高本也蘇開有而字坊本王且作且王不可成王尚將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可亦當讀爲何形聲相涉

許由ハ堯ガ天下ヲ讓リシモ、受ケザリシ人。

而誤言文右齊衍右韓王之國雖滲樂將盡亦樂而從之何也○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鮑本使上有國字案事即國事不必更言國

史舉非犀首於王史舉即甘茂所事者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

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

萬戶邑於先生合力呈反下同○先生指史舉也言因史舉不受國而令王致邑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

見犀首說音悅數色角反○錢福曰史舉蓋張儀羽翼故數使見衍以求萬戶之邑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

辭而去史舉始非衍而今數見之故王疑而不任也

〔考異〕

坊本無衍請之請字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乘開圍之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

攻爲于僞反○交臂謂交手拜之釋解圍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

釋也楚魏合則韓危矣故不如解圍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

勝罷音疲易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以鼓反若戰而勝兵罷敝大王之攻

易矣以鼓反

〔考異〕

坊本舊作黃若戰下無而字。○補正韓氏因圍舊鮑改舊為黃未詳何所據。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塞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又
塞四平諸侯四通條達幅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
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爲于僞反下
爲大同說始
銳反下說一以說同。○關君長曰條條直大道也達通也言諸侯四集自大道達梁如幅湊於
穀愚謂韓并鄭楚并陳鄭陳即韓楚也言自韓楚至梁皆地平而近人馬不及疲倦而至梁也
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
者參列粟糧糟庚不下十萬魏之塞勢故戰場也。故固通。○鮑彪曰
十里一亭障隔也
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
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此言難自立也且夫諸侯之
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
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

〔難題〕條達謂其塗直
途無迂回。

庚ハ康ノ誤、康ハ棟ト
同。

合ハ今ノ誤。

國ハ衍文。

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夫音
扶下
同從子容反下同。○合史記作
今此恐誤此言從不可恃也。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
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
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卷音權。○趙爲
從主故專言趙秦挾
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
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兼有而恃之謂挾史記無國字
此恐衍以上言不事秦之害也爲大王計莫
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
國必無憂矣。枕之鳩反。○此
言事秦之利也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
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
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
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輕遣政反易以鼓反北音佩又如字
○適如莊子適人之適之適秦之所
欲弱莫如楚今攻之而適其所欲也史記無內字此
恐衍移魏禍於楚故曰嫁禍此亦言事秦之利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

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此言不可不速事秦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

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

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搃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

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率其說。惡得無眩哉。惡音烏。○奮辭猶大言也。搃把也。瞋張目也。切齒齒相摩切也。皆奮激之狀。覽攬通言爲其辭所攬取。

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

王之熟計之也。沈直禁反。○以上言王宜不爲從人所眩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

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意書容反。藩音蕃。○意亦愚也。餘見上。

〔考異〕

坊本不過千里。作不至千里。阻作險。粟糧糟庚。作乘糧漕。庚一本作粟糧漕。本多然作多言。無悉字及東伐之伐字。○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鮑本爭誤事。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叶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質音致。敗必邁反。爲董之爲于僞反。內音納。○魏爲疑當

魏爲ハ爲魏ノ誤。内之ノ之ハ楚ヲ指ス。

衆口鑠金ハ衆人ノ息テ金ヲトカスコト。

作爲魏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

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言合楚疑魏有計也。

〔考異〕

坊本伐楚下無魏字。叶作叶劉本作。干坊本無爲董慶三字。一本貴作舍。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蓋自秦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

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

家而已。內音納。下同。腹扶又反。長丁丈反。○關君長曰。以子長將立而已。老不可事人。故惟其家爲重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

妾之事其主婦者。言丑之事王。惟國爲重。若老妾家爲重。故拒王迎儀也。魏王因不內張儀。

〔考異〕

坊本家作嫁。

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關君長曰。依召文子。似時在齊。惟需霄在梁。蓋二人欲加罪於衍以逐之。而相田文也。

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欲得

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相息亮反。下同。○關君長曰。彼指嬰也。言其言行於齊王而魏相其子。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倍音

佩。○衍令文子背二人也。鮑彪曰：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考異〕

高本坊本章首有「魏字」今從一本。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乘數鈞。

令力呈反，下同。乘繩證。反。○言二子乘車數鈞。

鈞二

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

此十五字因上下文誤衍。

施因令人先之楚。

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

言因待使之輕重而

測交之厚薄也。施欲令楚重已，故然。

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考異〕

坊本無「乘數鈞」三字。鈞，二子止聞之十五字，作鈞二子者將測交也八字。○通鮑本脫乘數鈞三字。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夫音扶樹

臣庚反，易以鼓反，去起呂反。○穆文熙曰：惠子之言若鄙而實至，理所謂善左右者，亦自有策，非必阿意徇之也。可與達者論之。

〔考異〕

劉本倒作側，曾本無衆則之則字。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

相魏者。

相息亮反，下皆同。○昭魚楚相也。

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使之也？昭魚

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

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

爲君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假魚爲梁王說之也。下文對曰以下乃說

辭也。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

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

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

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

謂才德優長之主也。右左猶先後也。

王曰：然則寡人孰相？

此八字鮑彪以史記補之，今姑從之。

代曰：莫如太

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

而欲丞相之璽。

固久也。言三人皆以其國事魏而欲代太子為相也。吳師道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

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

之自相也。乘繩證反。○說辭止于此。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考異〕

一本無者以二字高本坊本君其作若其今從一本坊本皆以作不以一本無持字。○備代曰：君其為梁王鮑本君誤若。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蓋儀相魏時也。張子聞之，

因使其人為見者，嵩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見賢遍反。開古莫反。○吳師道曰：見者謂

引見傳命之臣。嵩夫，小臣之名。愚謂見者蓋最强所因以傷儀者，而儀使己臣為其嵩夫，開伺之故，無敢傷儀也。

〔考異〕

高本開作開。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令力呈反。○按東周策曰：謂周最曰：魏王

周最自魏入齊，秦王以為魏令最結好於齊，故怒讓之也。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

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

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為之為于偽反。趣音促。○為王疑為主說言魏之所以

〔難題〕最入齊，蓋陰合齊魏而恐秦之怒，故微其迹，使如負罪於魏，是魏之志也，故其所以告秦，皆婉而諱。為王為主之誤。

為從主，通交於諸侯者，以最主從約也。今最遁魏入齊，則齊魏交絕，諸侯知齊魏交絕，則必不從矣。齊無通交於諸侯矣。魏之事秦亦無齊累矣。若秦欲急伐齊，則趣趙而已。魏固不俟命矣。按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故曰趣趙。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相息亮反。下同。○按下文秦欲召信安而別置相，故不欲往。蘇代

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

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為于偽反。

下為其自為同。說始銳反。要，腰同。○當，謂當於心也。下吏不斥言王也。謂不為王所忠也。要領之罪，謂斬刑也。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

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

也。令力呈反。下同。塞，先北反。○執事，謂執行政事，即相也。塞，趙謂令魏不通趙也。益勁，謂趙交魏益堅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

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

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

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

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

夫音扶。惡鳥路反。舍音捨。下同。乘繩證反。難行之難乃且。

反下構難同。處昌呂反。下同。鮑彪曰：魏信即信安省言之。愚謂：智能謂魏王以信安為智能也。使人即令執事之人也。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也。且魏信舍

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

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

故恐趙之益勁也。舍事即舍萬乘之事而退也。謀者謂用事者舍於之舍疑當。作合我謀者自我也。上下猶進退也。以上言召信安之不可。大

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

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

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離力

○尊之以名謂秦以信安為己之用而相魏也。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

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

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

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

舍ハ合ノ誤。

招質ハ二者皆矢ノマトナリ。

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行下孟反。下遐嫁反。○招質皆的也。房玄齡曰：為智氏質乎。是也。言秦兵獨伐趙猶矢集的也。以上言用信安之有益。臣願大王察之。言廢信安與用之之利害。王當察之。

【考異】

王作令王。高本之所下有以字。坊本則趙作則魏。趙安作趙亡。高本事王作事。不必當當必不忠。姚云：當一本作黨。是也。鮑本作黨。不必忠。案此蘇代明己忠於秦而非黨於魏。言忠或似黨而不必黨。若有所黨則必不忠矣。參驗其所言忠黨自明。若作黨不必忠。黨亦有時而忠。有此理乎。○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塞猶窮也。言王令人執事於魏。將以窮趙也。而恐趙益勁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舍事罷政事也。趙之謀者必曰：魏信安君罷政事。是見罷於秦。秦必亦令其所愛信者為趙政。是趙存而我危也。我趙之謀臣自我鮑以為魏。遂改趙之謀者之趙為魏。粗矣。○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質。講鮑讀為構。是也。招質皆的也。射夫所志也。我兵為秦招質。言曰：為秦所射。○結怨於外。主患於內。主掌也。此趙用事者之言。故曰：主患鮑本主作生。非。○魏王之恐也。見亡矣。言魏王明見其亡矣。故恐也。下魏太子在楚。章魏王之懼也。見亡。獻書秦王。章山東見亡。必恐。皆謂明見亡形而恐懼。鮑訓見為被。遂削也。字改矣。為也。非。樓許約秦魏魏太子為質。姚宏曰：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事不合也。字書無之。愚按：朱大復管子評云：許與。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寤同質音致。○約二國之和。魏太子為質於秦也。

【離題】國與還、還音旋。謂彼親則我與之。親、彼倍則我亦與之。倍也。

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敗必邁反。還反也。

負背也。爲糞猶言化爲糞壤，諱言其死也。太后坐而王泣，王因疑於太子。令言魏背秦，則秦必殺魏太子。所謂還也。

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令力呈反。○關君長曰：王泣猶爲王泣。王因太后言，疑太子見害酸棗魏地。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爲周之爲于僞反。○爲期與我約猶言爲與我約和之期也。王以爲秦必不伐。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處昌呂反。○處猶坐也。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下遐嫁反。○言秦與與國共伐魏，高誘曰：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也。故也。

〔考異〕

坊本部作梧而王作王而。○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負之。還旋通轉也。言凡國家之謀與利害旋轉者也。若策有敗秦而利魏者，魏必負秦矣。此章鮑改編魏策。○王曰：爲期與我約矣。既與我爲約和之期矣。言其將伐我何也。

秦楚攻魏，圍皮氏。皮氏，魏邑。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

城地ハ此ノ下ニ楚字ヲ脱ス。案ズルニ此文、脱字ナシ、之ハ楚ヲ指ス、注非。

見亡矣。必合於秦。爲于僞反。下同。恐丘勇反。下恐許同。○關君長曰：後章曰：魏王之懼也。見亡文意正同。恐謂以有亡形而懼而合於秦也。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背音佩。下同。內音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內太子以太子爲質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欲上疑。楚反。楚字。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怒。怒。楚反。楚字。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質音致。○疾攻急攻也。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考異〕

坊本楚攻下無魏字，之恐下無也字，矣作也，高本合作舍。○秦楚攻魏，圍皮氏。鮑本脫魏字。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鄆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鄆陵，魏地。皮氏見上言二國於理不合，下文所言即是也。彼翟子之所惡

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路反下同。○無公猶言無如公也。趙策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其人謂翟子之徒也。公必之公衍字。是翟子之徒告齊王之辭。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故固通令力呈反。○不已善即謂楚惡魏之事。王也是齊楚所以不合也。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為于偽反。下為公同。○關君長曰。往日齊惟一國。而令魏王不敢據張儀也。今以二國之重。疎外其所因之楚。以輕虜。則王不敢據也。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言出地以和秦。由齊由楚。亦皆同。無若由楚而和。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旋子音與。相息亮反。○疾急還轉也。言楚轉兵與秦合攻魏。魏王必懼。因其懼。寄汾北於楚。以予秦而和。是由楚為和也。汾北魏地。合親謂秦楚魏合親也。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說始銳反。○意意度也。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

首事ノ提議ノ意。

氏。於以攻韓魏利也。首事謂雖秦楚同攻皮氏而秦為之首兵。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言無用。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與魏謂未拔而解兵。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廡。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欲講攻於齊。言欲和所令齊王之言如是。是主兵之辭也。惟主兵而已。不救其難也。怨顏。怨見於顏色也。齊不救。楚絕交。魏有亡形。故王懼也。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廡。樓廡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按控也。謂不急和也。此吾事也。猶言此吾任也。疾。言應之速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

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慮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必得也。皮氏也。

〔考異〕

坊本謂樓作爲樓。無楚還之楚字。寄作割國之下有所字。曾本今公作今攻。庫高本作廩。坊本作廩。並字書無韓策作鼻字。彙引策作廩鼻同。今從之高本。主兵作王兵。坊本救矣作救也。曾本按作親高本必爲作必不齊外下有於字。○謂樓子於鄆陵曰。鄆陵楚邑。鮑以爲從太子是也。時翟強用事。樓子從太子在鄆陵。蓋未達楚都。故此人與樓子言於此也。鮑改謂作爲非也。○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與秦而爲和。本或不豐楚字。非也。楚還兵而已。秦兵未至。魏懼。遙與地於秦。故曰寄。鮑改爲割。非。○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王兵。鮑本作主兵。是也。欲講攻於齊者。言欲講齊乎。將欲攻齊乎。是主兵之辭也。然則魏雖有難。齊必弗救之。

示ハ刺ノ誤。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事如有事於顯與之事。謂攻伐也。不出於計。謂不出於王計慮。故云熟計之。以攻梁爲不可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中身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

必大憂ハ大憂必ノ誤。

大合山東尙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

要腰同。夫音扶。斷音短。恐丘勇反。○蛇。孫

必ハ不ノ誤。

子所謂率然也。示疑當作刺。下疑脫之字。秦策曰。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文意正同。天下山東互言之也。要。人身上下之中。脊。左右之中。亦互言之也。見亡必恐。言諸侯見魏有亡形。則必恐及己也。必大憂。疑當作大憂必。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爲于僞反。○南方謂楚也。吳師道曰。必恐當作不。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

藍田ハ衍文。

服桀矣。試用謂用兵也。吳師道曰。密姑姓。國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今秦不恭者也。此誤以爲湯。關君長曰。之字。婉句。言得弱而後能服強也。秦果南攻藍田鄆郢。鮑彪曰。藍田秦地。疑衍文。

〔考異〕

高本曰。臣作曰。昔今梁者。作今梁王。坊本中身作脊一字。高本無夫字。坊本弱天下下有。不字。高本坊本廣下有。大字。今從曾本。坊本湯之作。湯知秦國作秦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令力。呈反。

〔考異〕

高本連穰侯攻大梁章劉本魏秦作秦
魏一本與作如合二字坊本無也字

凡五十一章

戰國策正解卷七上終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

魏下

昭王

凡十
五章

乘勝而留於境六字ハ、
殺犀武ノ下ニアルベ
シ。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
 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敗必邁反下同。令力呈反下同。○此疑倒錯。當作乘勝而
 將復伐魏。故魏恐割地以講和也。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
 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爲于僞反。○聽許也。謂許割地於秦。王曰。奈
 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
 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關君長曰。言
 魏令趙王重竇屢之秦。而厚奉遺之也。蓋使秦知趙重竇屢之行。因揚言。恐謂割魏於奉陽
 君。言使李兌割魏地。卽下文制割是也。吳師道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

夫周君

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夫音扶。○關君長曰。以此易彼。謂之質。抱布買絲是也。言相仇之深。欲質其首而死。愚謂太后穰侯之姊也。請合於王。謂太后以合周魏請秦王也。

〔考異〕

坊本而令下有之字。以割作已割。○關。魏令公孫衍乘勝而雷於境。乘承通奉。承秦戰勝之威。雷於境。以待其命也。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

鄴事大王。夫音扶。○固刑疑倒誤。當作計固。言計固不能。有也。燕策曰。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以鄴事大王。言以鄴致趙事之。 趙王喜

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

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相息亮反。○利不過鄴。言戰勝之利。不過得鄴。

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令力呈反。○惡。謂二國之交惡。 芒卯應趙使曰。

固刑ハ計固ノ誤。

承秦之怒ハ秦ガ趙ヲ怒リシ如ク、魏ガ趙ヲ怒ラシコトヲ恐レル也。

〔離題〕爲之中、特以魏言也、非他國中猶言内主也。

因請以下兵ハ秦ニ請リテ、秦兵ヲ東セシムルナ云フ。

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使所吏反。爲于僞反。 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關君長曰。承猶續也。言秦怒趙之絕。好今又惡魏。則魏亦續秦以怒趙也。

〔考異〕

坊本趙約作約趙。刑作形。一本無趙王喜之趙字。曾本劉本鄴事寡之鄴作國。坊本效並作効。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背音佩。○中謂居諸侯之中而計者。 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

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

魏之司徒。任音任。○任。保任也。爲。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

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

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上地。上黨

楚策。上黨。韓魏兩屬。趙策。秦盡韓魏之上黨是也。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

已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

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數色主反。爲于僞反。○契券也。折毀也。券毀。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贖通給也。澹。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并音併。將子匠反。

【考異】

高本平並作羊。坊本任下無之字。一本必遠開有不字。坊本無已字。無有意二字。○闕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胥古胥字。此非其義。疑當爲員。員空也。鮑改似長。○秦王懼然曰。鮑本誤懼。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魏氏閉關而不通。燕策曰。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宋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

【離題】雖然後、雖字疑
【離題】懼然、懼疑當
作懼。

今秦云々ハ齊魏ガ相爭
フマメニ、齊ハ秦ノ敵

チ得ントシテ、秦チ欺
カザルヲ見テ、齊チ信
ズルナラントノ意。

【離題】史記伐齊之
下有之形二字、而無
別地廣矣四字。

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爲于僞反。夫音扶。下同。○有齊謂得齊交也。齊善代而魏拘之是不合之甚也。唐順之曰。魏邊宋。秦得宋則日有侵虞。故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復扶又反。○東謂使東之齊也。燕策可并考。

【考異】

高本之齊下有韓字。坊本宋。宋下不合下。並無也字。成阜之役。見趙策。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合力呈。反下同。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大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矣。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爲王之爲于僞反。下爲王爲足爲之同。○大國及王皆指齊也。毋禁楚之伐魏者。二國構難。則不能。

【離題】強梁爲剛順服
爲柔。是謂之施設
也。非論彼國之強弱
也。

與齊爭宋也。剛柔而皆用之。言不論宋強弱而皆伐之也。不為逆不為讎。謂宋弱小不能逆讎齊也。昭食也。謂吞滅也。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索所白反。言秦善魏而情偽難知。不可以信也。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賓。擯通。下同。詳。伴通。堅約而詳講。謂堅從約而伴與秦和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從約是也。不可為。謂不可何如也。秦權重。魏冉明熟。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也。無與講。謂無與秦和也。秦權重。魏冉明熟。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重。魏謂重於魏也。或魏字衍。關君長曰。傷猶害也。言客又為魏王害秦者。恐魏冉覺之。不敢顯其事也。此止重也。言客不為魏而自為計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

今足下以下九字錯簡。

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焉。於度反。陰勸而弗敢圖。所謂不敢顯也。不可謂於秦九字疑當在而焉間。鬻之謂為之所鬻也。言如是人者。鬻王以自解自重之資者也。而今王為客所鬻。以合於秦。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己之曾安。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曾音增。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三節也。吳師道曰。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愚謂惟己之曾安。謂惟安己國而已。不敢出兵也。今足下以下九字錯簡。說見上論。謂論議計之當否。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秦燕婚姻之國也。言燕於齊讎國於秦兄弟也。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難。乃且反。言合讎國以伐婚姻。帝王之所難而已。為之。此其所以苦也。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咤。周最。韓餘。為徒從而下之。下。遐嫁反。除為。復名。下文可以見。

扮ハ紛ノ誤。【醜】扮裝飾也、俗語打扮是也、辨士或陽離陰合以賣人、今唱伐焉、是以故意自取惡於秦、以裝不令合于秦之體、以散衆之疑也。游ハ要ノ誤。兵ハ齊ノ誤。

矣燕昭王策有韓爲豈此人乎鮑彪以爲與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醜猶羞也扮疑當作紛言恐奉陽之徒伐秦之不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下天之秦符謂秦符在諸侯者閉秦關謂不與秦通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說始銳反敗

【考異】

高本坊本並大國今從一本坊本毋禁作無禁高本逆下有者字曾本東索又爲作有謂高本坊本並兩生作而生今從一本一本惟已作惟亡坊本今足下作無令天下論作聽高本以燕下無齊字坊本臣以作臣已高本編作偏坊本眠作琅周最下有周字高本次使之次作欲坊本脩作修朱嬰下無既字高本秦權作秦勸○

也分猶割也○請剛柔而用之剛謂殺之攻之柔謂欺之講之言多方而誤之○王無與之講以取舉言彼請講無與之講必割地然後許之故云無與之講以取地也取地下不言講者言取地則講可知也○竊爲王悲秦果用此策魏必將亡故曰悲鮑改爲患非○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詳審議也言若不能伐秦擯秦當相與堅約審議以講與國無相離也鮑讀詳爲伴離作讐皆非○秦權重魏魏再明熟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取顯也權猶假也又有通言秦多詐而暴彼假重魏當再三明察熟慮不宜輕信之夫秦唯多詐而暴是故有欲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然言之也○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唯已之曾安姚云而一作兩是也兩生並生也會乃也下不可謂與國不堅約使秦怨亦已之利亦已之言衰甚如此其心乃安也○令足下嚮之以合於秦嚮之以合於秦乃不能免國於患者之所爲此明有脫文鮑令上補無字是也令足下者自免國於患者言之也鮑改足爲天此下策不可行之策魏王安能無令天下嚮以合於秦哉迂亦甚○東夷之民不起上文云西戎之兵不至下文云臣已致燕甲至致異文而起與下起齊兵俱言起鮑蓋謂至致異文兩起亦當異文遂改此起爲赴不知至自彼言之致自我言之字義各有當故至致異文然推其意致即至也如起字自起起之皆可言起故上下同文鮑不知古人用字之法以意妄改古文非也○臣又偏事三晉吏奉陽君孟嘗君韓暇周最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徒字句不特以諸人爲徒友又從而卑下之言得其歡心扮握也恐諸人伐秦之疑致禍也又身自扮握見惡於秦之事以任其禍見惡於秦之事即下文焚符是也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葉舒涉反○吳師道曰葉即奉之訛李兌也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

葉ハ奉ノ誤。

爲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朝直遙反。養羊尙反。爲王之爲于僞反。抱猶奉持也。養邑。供養之邑。有謂爲援助也。

〔考異〕

薛高本作薛。坊本作孽。今從曾本。高本坊本並王乃作王能。今從一本。曾本姑作茄。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苟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寄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卒子律反。○反還也。春秋僖五年曰。晉人執虞公。杜預曰。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也。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并音併。相息亮反。○并猶合也。聲名望也。言趙強而趙也。又合齊而秦君臣賢。故知趙爲心腹之疾。而欲亡之。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考異〕

高本無先字。坊本取作收。高本心腹作腹心。○晉人伐虢。反而取虞。鮑本取作收。非。○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并合也。齊字句并衍文。吳秦字句皆未是。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爲寡重爲爲起之爲于僞反。下同。○西爲趙蔽。謂魏在趙西。爲之隱蔽。歃歃血也。趙與強秦爲界。言魏合於秦。則趙與秦接界。其地與民。歲危且死。亦如魏。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關君長曰。恐衍當曰先公子。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

先日ノ日ハ衍文。

田文ハ孟嘗君ノ姓名、
望見軍ハ魏ヲ圍ム軍ヲ
望見スルナリ。

行數千里云々ハ數千里
行キテ人ヲ助ケルト、
圍マレルトハ、執レテ
利トスルカトノ問也。

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
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數色主反下同○
國見伐故出國門
而望見敵軍
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
計臣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
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
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游游觀之所或游固音近而誤也
臺燔游奪言秦軍入國之深也秦已
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
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
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易以鼓反○何猶孰也輸送軍糧也四國來伐
燕出兵拒之故曰道近輸易以反燕王言行數
千里而助魏也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
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
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從才用反說音
悅恐丘勇反

北郭ハ北郭ノ誤。

穰侯攻大梁乘北郭魏王且從鄧疑郭若郊之訛乘周人
乘黎之乘勝也從順服也謂穰侯曰
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
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
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爲子僞反○陶穰侯之邑許鄆陵魏地關君
長曰齊楚不亡獨梁亡則秦以并其地乃以
冉得許鄆陵必有駁議
愚謂此客爲魏王說也

〔考異〕 曾本無非能之能字坊本兩王作兩主臣請作文請曾本王何利下添乎字坊
本二百作三百於魏下一本添魏字○穰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曾本無能
字是也○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公子蓋燕公子常
其名也鮑本作嘗訓會恐非兩王燕魏之王鮑本王作主

〔考異〕 高本連魏秦伐楚章坊本北郭作鄆北得許上吳補攻魏二字○穰穰侯攻
大梁乘北郭魏王且謂穰侯曰北郭魏別邑鮑改作鄆北以鄆爲楚邑案鄆楚
舊都在荆州梁在冀州攻梁乘鄆邑之北不知欲爲何事可謂
妄矣且助語辭從就也北郭近梁故魏王且使人就謂穰侯也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
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秦策段產語
同說見彼

〔考異〕 劉本珪作圭坊本姦作奸劉本能
無作能不坊本人議下無臣字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壞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夫音扶。韓魏壞秦，二國壤地與秦相接，猶猶免也。致來也。魏王不聽曰：若不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丘恐勇反，為之為于僞，反下為王同。○關君長曰：為政若疇昔之羊子為政之為政。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從子容反，下同。卒子猶甚也。支猶止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

求索ハ秦ノ求ムル所ナリ、索モ求ナリ。

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關君長曰：韓魏方被

秦攻趙已見制，燕亦事秦。六國猶有齊楚，是以不能合天下之從。齊楚並無與國之援，而爭敵於秦，則齊與楚皆弱矣。

〔考異〕

高本壤秦之秦作梁。坊本必魏間有於字。曾本而於開添歸字。高本坊本並若不下有因字。今從劉本。坊本何也下無哉字。之合下無也字。高本如制之制作。齊坊本荆齊之齊作濟。○爾爾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政如字。參，彼此而行。政則無私。○荆齊不能獨從，鮑本齊誤濟。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合力呈反。養羊尚

人也。張洲曰：太后養地，蓋魏地。而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

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關君長曰：委國於王，猶言以國聽王。不受言秦不親魏。李郝謂臣曰：子言

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

也。李郝，趙人也。無秦，言不與秦通好。

〔考異〕

坊本無章末之也字。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

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爲于僞反。索所白反。疏疎通。○蓋諸侯欲與楚伐齊。故曰順天下。遂伐齊。與魏

便地。謂勝齊得地。以與魏之所便也。不攻魏而與地。故兵不傷。交不變。楚魏交合。則秦不重矣。勝齊則楚重矣。故曰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與音預。○令疑當作與。事使事也。蓋魏王令二人與秦使

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

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惡鳥路反。○言二人性行相反。若晉人楚人帶劍緩急不同。今鼻之

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

而秦若此。其甚安可。傳直戀反。○舍不之舍。恐衍。不足以舍之。言守衛之盛。舍不

大異。故秦之待之如是也。言二人性行既相反。輕重又不均。必敗事也。

【考異】

坊本蔽作蘇。○關。強之入無蔽於秦者。蔽謂從衛。言秦人無一人從衛之者。鮑本作蘇。謂樵蘇者。義劣。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

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

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

令ハ與ノ誤。
傳舍ハ旅館ノコト。
舍不ノ舍字衍文。

安行ハ按行ノ誤、按ハ止ナリ。

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說始銳反質音致。○關君長曰。徐行不進。求質于秦。以示將得質而後行。然事必不成。成陽必不入秦。倚哲夫曰。

安按誤。言止其行而不發。亦通。

【考異】

坊本圭作珪。無敢字。

安釐王

凡二十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敗必邁反。華。胡化反。○芒卯。魏將也。

須賈爲魏謂穰

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

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爲于僞反。下爲陰同。復扶又反。下皆同。○

惠王也。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故國猶舊

所都也。昭王立而徙都。故曰故國。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

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并音併。難乃且反。重直用反。數色角反。下同。○此臣魏大臣所稱也。夫秦貪戾

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羣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

【釋題】既曰戰。則三梁必一地名矣。恐亦趙地。且大梁魏國都。師伐趙。不宜於此爲戰。

循ハ倍ノ誤。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夫音扶。下同。盡津忍反。下同。厭音壓。○鞏子蓋亦魏將也。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鮑彪曰。北地。梁之北非郡。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質音致。○循當作倍。史記作背。可以證矣。言背二國之約。下文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即是也。質。質子也。言必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不然必爲秦所欺。以上大臣父兄之言。是慮事也。此臣賈自謂也。君指穰侯。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舉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周書。康誥之篇。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勝音升。易以鼓反。○關君長曰。勝兵。蓋丁男勇力能勝於人者。止謂止而不遷。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

切ハ七尺。

信ハ倍ノ誤。

天下ハ天地ノ誤。

未任ハ未至ノ誤。

君後ハ後君ノ誤。

啓兩ハ兩ノ下ニ道字ヲ脱ス。令而ハ全而ノ誤。

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輕遣政反。罷音疲。○信當作倍。史記作背。亦可以證矣。楚趙救兵在後。故曰倍。三十萬之衆。在十仞之上。故曰戴。下當作地。史記作地。陰即陶穰侯封邑也。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疑謂魏王方疑大臣之言。任當作至。史記作至。所欲謂所欲之地。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從子容反。○先已講。謂先二國救兵未至。而與秦講。君後當作後君。擇謂擇所與也。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史記。兩下有道字。此恐脫落。司馬貞曰。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愚謂秦既得地。而冉又爲陰啓兩道。故曰又令當作全。史記作全。言以機會盡得故宋之地。衛必效尤。憚是秦兵已全。而冉爲其制。如是則求無不得。爲無不成矣。行危。謂圍大梁也。

乎ハ呼ノ誤。

意ハ抑、ソントモノ義。

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說始銳反，相息亮反，從才用反。○言將從樓公而入。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恐丘勇反。○乎疑當作呼，蓋僞病者呼之於病。牀而見之也。恐言君其自爲計，血濺君襟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意抑古通用，說見秦策。言雖死於道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言能使應侯止王之行。

〔考異〕 坊本訴作訴，不行乎之乎作也。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又臣作且，高本下侯矣無矣字。○謂將有所不行乎，鮑本乎作也，非也。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

欲置者云々、段干子ハ秦封ヲ得ント欲シ、秦ハ魏地ヲ得ント欲ス、兩者一トナラバ、魏必ズ亡ビシ。

欲食云々、博法詳ナラズ、食ハ取ルコト、操ハ取ラザルコトナラン、注ノ餘行ハ他ノ方法ヲ行フ意ニテ、即チ取ラズシテ、別ノ利益アリト思フ事ヲ爲スナリ。

冠蓋ハ使者ノ冠ト、使者ガ乗ツテ居ル車ノ日

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化反。處昌呂反。期音其。○鮑彪曰：上謂當其時，愚謂私謂自爲計。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夫音扶，下同。○欲璽謂欲得秦封，受其璽，無魏言魏地盡。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地不盡，則秦之求不止。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改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張守節曰：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餘行也。愚謂握梟基而不行也。史記不若下有字，此恐脫。

魏王曰：善，乃案其行。案止也。言止段干崇之行而不遣也。

〔考異〕 高本坊本並華陽作華軍。一本作華陽軍。今從一本。坊本能用作善用。高本授作受。坊本姦臣作奸人之求。作求之案作按。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

敵ト云フ、相望トハ
甲ヨリ乙、乙ヨリ丙ト
望見シ得ラレハ距離ニ
使者ノ居レコト

丈人ハ長老ノ稱

救不出。冠蓋相望使者 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
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始說
銳反令力呈反。○令兵先臣 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
出言令秦兵先且未歸而出 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芒然疲 唐且對曰大
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
一萬乘之國稱東籬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
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
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
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音壬夫音扶乘 秦王喟然
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
之說也。復扶

〔考異〕

坊本且並作唯一本遽作遂。○關魏人有唐且者鮑改且為唯下同。○秦王
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芒然疲貌孟子芒然疲歸告其人曰今日疲矣

我助苗長集注云無知貌蓋謂芒茫同失之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
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
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
可移於趙。朝直遙反夫音扶下同從子容反。○違違趙志也言使趙不為 趙王曰
從主范痤魏相也從事可移於趙言趙為從主而可以朝人也 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
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
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
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
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
便也。為大之為于僞反下為之同 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
復扶又反。○薄故猶細事也 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

市ハ買ノ意。
咫尺之書、咫ハ八寸ナ
リ、一尺ニモ足ラヌ事
紙ト云フコトニテ、

ノ容易ナルヲ云フ、注
敵國云々ノ說非ナリ。

君之累ハ秦モ亦咫尺ノ
書ヲ以テ、君ヲ殺サン
コトヲ魏ニ請フベシト
ノ意。

朱己ハ無忌ノ誤。

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遺季反。相息亮反。輕遣政反。○關君長曰。座免相之後。以信陵為相。故云後相也。咫尺猶尺一也。唯言敵戰之國。而其書疎略。不可遽信。以魏之故。蓋言以魏為從主之故。用臣言可用守國者。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己也。恐其及。

〔考異〕

高本謂作請。曾本人也。作人乎。高本座作座。曾本劉本司徒作司空。高本便作使。一本無。高本免相下有望字。劉本作室。坊本夫國下無內字。高本之欲作之俗。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好呼報反。行下孟反。施始。吳師道曰。朱己即無忌字訛也。愚按。史記非下有有字。此恐脫落。故太后母也。而以林西仲曰。即救魏亦擇利而行。非愛魏而施惠也。先徑破秦行。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昭王用范雎言。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涇。

陽見秦策。敵國指魏。

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近附近之近。○秦不可親。如上文所言。而與之伐韓而益。

近秦不免於不明與不忠。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夫音扶。下同。○蓋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而國亂也。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盡津忍反。下盡拔。盡亡同。○鄭地。即韓所取之故鄭國地。與大梁鄰。所謂益近秦者。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故地。魏嘗喪於韓之地。言利小而禍大也。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易以豉反。下就易同。

○非無事之國。謂以攻伐為務。便事便宜。從事也。關君長曰。就易伐與有利。暗指魏也。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復扶又反。闕與上音遏。下音豫。○絕直度也。闕與地名。趙奢嘗敗秦於此。林西仲曰。不為者以其不易。若道河內。倍

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倍音背。○道由也。智伯之事。見前。林西仲曰。不敢者以其不利。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千里而攻危險之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

林西仲曰。以其不易。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

秦又不敢也。背音佩。召音邵。○陳亡屬。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其易。

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衛齊皆在三晉之與利。無如魏者。故必攻之。

秦故有懷地邢丘安城垵津而之以臨河內。河內之

共汲莫不危矣。故固通。共居庸反。下共莫同。○林西仲曰。韓亡。後秦攻魏所以為就易與利者。此其一路也。

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雍於用反。○林西仲曰。秦攻魏所以為就易與利者。此又一路也。

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

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

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

豈得安哉。使所吏反。葉舒涉反。○安陵魏之附庸。而合於韓。故魏王使人惡之。秦言使安陵氏繼之而欲亡許。者不敢斥王也。許故許國。亡屬韓。聽從也。隨猶繼也。言秦從使者之惡而亡也。南國謂魏以南國也。

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

有餘ノ餘字衍文。

愛南國非也。受猶容也。不容謂絕也。言憎韓絕安陵氏猶可也。秦得魏以南之國。則去梁甚近而不患之非也。 異日者秦乃

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閉之。

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

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

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

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閉之。去大梁百里。禍

必百此矣。開古莫反。墮許規反。數色主反。○國國都也。去梁也千里。謂都絳安邑時。史記無餘字。有字屬下。此恐衍。蘭。通也。林鄉地名。文臺臺名。無韓。疑當作

亡韓。上文韓亡。秦盡有鄭地。可以見矣。去大梁百里。謂秦去大梁之近也。林西仲曰。平日去秦甚遠。兼有韓蔽。猶且累得重禍。則韓亡之後。為益近秦。其得禍百倍可知。自秦非無事之國。句至此。總言韓必不可伐。

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

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

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

【離題】說者變其敵抗之意也。

【離題】晉國之三字疑衍文。

無韓ハ亡韓ノ誤。

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主，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

從子容反。下同。質音致。下同。爲于僞反。行戶剛反。○質質子也。鴈行猶顏行。謂前軍也。頓刃謂折壞兵刃以戰也。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

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

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太時已。

大時言時會之大也。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

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

大梁河外必安矣。共寧皆魏地。言異日韓魏中絕。今通其道，衛時屬魏。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

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鄉許亮反。朝直遙反。○易謂易而爲秦有。

【考異】

劉本厚作惠。坊本於其作其爲高本。坊本並奉作承。今從盧本。坊本亡秦下無盡字。欲得上無王字。諸本之國作之塞。今從劉本。諸本安城作之城。索隱引策

作安城。今從之。坊本有餘下有有字。蘭作闌。林鄉高本作林一字。坊本作橫一字。今從盧本。諸本平闕作乎。闕今從一本。高本成也。作成矣。坊本知秦下有欲字。諸本之主作之兵。亦從一本。高本挾韓下有魏字。高本坊本並共寧作共莫。史記作共齊。今從盧本。高本魏齊作魏衛。一本甚畏作其畏。諸本章末無矣字。亦從一本。○從林軍以至。于今林鮑改作橫。吳引史駁之是也。○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當爲亡聲之誤也。○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質音致。下文云挾韓之質。魏與趙合。則亦可挾其質以責。侵地也。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

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鬪。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

難乃旦反。復扶又反。并音併。○不以毀構言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構難而戰也。重魏秦趙重魏也。故曰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

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長丁丈反。○言秦趙重魏之後，魏欲

【考異】

坊本構並作構。復鬪上無必字。一本有必字而無復字。高本無一鬪字。坊本長之下有也字。○不如齊趙而構之。秦齊整也。助之整頓其兵也。下文云趙不以毀構矣。毀正整之反。也。鮑改齊爲收。形聲俱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

說ハ謂ノ誤。

雍。說始銳反。從子容反。雍於用反。下同。○說疑謂訛。從謂與趙約。平都君曰。臣以

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

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

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恐魏背已救趙。故以垣雍為釣魏之餌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

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

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合力呈反。○秦勝則魏畏而不能責之。不勝則韓不畏秦。故不能令出焉。

秦勝與不勝。垣雍皆不可得。故曰空割也。

【考異】一本無決。開添大字。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

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

於王之上者。將令之合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關君長曰。且遇於秦而相

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相秦者。謂相有秦者。或相下脫有字。言遇於秦。且相有秦者。無齊親而畏秦。故也。無

【雜題】是時魏蓋適不置相。故云。

今於王之上者。ハ盟主ナ云フ。

相秦者ハ相秦ノ間ニ有字ヲ脫ス。

不若ハ有齊ノ上ニ移スベシ。秦必重之ハ齊ノ援アルヲ以テナリ。

齊親而合於秦。秦必輕之。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

遇。秦必重之矣。不若二字。疑當移有齊上。關君長曰。言如是。則齊必喜。秦必重王矣。

【考異】一本梧作部。不聽下無之字。坊本於王下無之字。齊者下有王字。○關

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

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

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

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

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

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

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

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

必恃也。釐莒古字通。繒在稜反。夫音扶。勝音升。數色主反。畜稽同。積子賜反。比毗志反。○和子亂未詳。按西周策。魏攻秦而鄭亡。韓子魏攻荆而韓滅。鄭必有一誤。然則榆

割二寧ハ更ニ寧邑ノ如キ者ヲ割カシムル也。

所去、案スルニ所字疑クハ行文。

秦人去云々、魏ハ邯鄲ヨリ遠ク、二周ヨリ強シ、而シテ秦ガ之ヲ攻ムルハ、王ヲ以テ制シ易シトスレバナリ、邯鄲ハ趙ノ都。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令力呈反。夫音扶。○言魏宜割如寧者。二以求講。秦不當歸寧而講也。

〔考異〕 高本講 作構。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近附近之近。去起呂反。下同。○言秦之攻王也。天下皆曰。王近秦故也。然王實不近秦。秦去而不合。天下皆曰。王弱故也。然王實不弱於二周。是慶反。天下之言。言魏強猶足以敵秦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過音戈。易以鼓反。○言魏強猶足以敵秦。而秦特攻之者。以王爲弱而易制故也。今又見攻而講。是所以彌示弱召攻也。

○補註 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一秦字衍。此二句與皆曰。周弱也。王不弱。二周相對成文。而下文承之曰。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是秦之所去。明指邯鄲。言秦師在邯鄲。當是之時。秦之於邯鄲。近於魏。今不攻而去之。過至弱之二周。來而攻魏。則秦之攻魏。別有所以攻之。不以其弱與近也。鮑吳不知行一秦字。皆上秦句絕。所以不通也。

〔離題〕 大行謂山也。是山名晉險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去起呂反。數色主反。離力智反。下同。○焦卷也。申舒也。不申不去。欲見之速也。行道也。楚在南而北行。故曰。非楚之路也。用。資用也。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霸王離王之王于況反。數。色角反。○動舉互言也。

〔考異〕

也信 伸通。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他徒多反。下同。爲肖之爲于僞反。令力呈反。○身在魏而事齊。故曰外臣。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鮑彪曰。肖魏臣。而假重於

降戶江反與音預。○襄王。魏襄王也。大府。魏國藏圖籍之府也。憲。法令也。有常有常刑也。降城。以城降者。亡子。棄城亡者。此二者不得與大赦也。今縮高謹

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關君長曰。大位。即五大夫之屬。父不攻子。

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

勿頸而死。言使者以安陵之辭。反命於信陵。信陵必怒。攻安陵。吾已全己。父子之義。而

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思息嗣反。○言攻管而不下。思慮困窮。因失言於君也。

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也。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縞素。縞。白ナリ。素。染メザルモノナリ。云フ。矢張り白ナリ。喪服ナリ。

〔考異〕

一本夫下無以字。坊本倍主作背。王子倍作子。背弗致下無也。字。造作告。常下之字。坊本無爲作無。違高本服上有素字。坊本使使下無者字。○補。無忌將發十萬之衆。以造安陵之城。鮑本造作告。而鮑無注。或鮑作注。時尙作造。後壞爲告耳。○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解釋也。猶言辭鮑改爲辭非。○吾已全己。無爲人臣之義矣。姚云。己無一本。作己之案。安陵君云。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稱其民。則縮高不仕也。且高所全。父子之道而已。未及君臣之義。無爲人臣之義。謂辭。信陵君之官爵。蓋高尙其志者。故其言如此。鮑改爲爲違。非知高者。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鮑彪以爲魏之幸臣。關君長曰。得之。龍陽蓋封地。若安陵。鄆陵。屬據其曰。臣爵至人君。及走辟於人。

之類。明其爲幸臣也。然說者以爲王拂枕席。疑爲幸姬。按。倭幸傳謂。以色幸者。與上起臥。安知不爲拂拭乎。後世龍陽之好。亦言男子也。龍陽君得十餘

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

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以己既如是。慮王亦然也。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

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

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關君長曰。凶。謂行惡。謂貌。拂。枕席。爲龍陽君。恐謂走人。辟人。謂

朝廷道途遇之者。皆走辟也。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告也。於是布

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吳師道曰。誤。恐是諛字。訛。得

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羈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

誤。若下同。注非。

誤。若下同。注非。

誤。若下同。注非。

臣爲王。臣が身ハ王ガ漁獲スル所ノ魚トナリ居ルヲ以テナリトノ意ナリ。

凶惡ハ容貌ノ見ニクキナ云フ。

人君ハ龍陽ニ封セラレ諸侯トナレルヲ云フ。

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考異〕

摯握持也。羈覆也。言自覆其不善而繫結於主也。假之讀如假令。我謂欲進之人也。關君長曰。此假美人。泛論疎遠之人欲進賢才也。坊本為王作為臣。以臣下有之字。辟作避。趨王開有。大字。○羈。其自羈繫也。完矣。羈。組也。繫馬腹帶。皆有文采。而固結者。故以譬變重自結於君也。鮑改為羈。繫。意味索然。○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此論進美人無益。鮑云。我欲進之人是也。

或謂魏王王傲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繫之臣為王之楚王胥臣之反而行

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令涉魏境

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考異〕

坊本傲作警。錢本無。高本繫作擊。坊本胥作豈。錢本反而作反。乃。○羈。王胥臣反。乃行。胥古胥字。胥待也。鮑乃作而。改載魏策案。乃字是也。

觀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

〔考異〕

近兩國交戰之日也。已。蓋鞅以為楚救魏。不使割地以為蔽。則秦不能伐楚。是用之必強國之道也。愚謂蓋鞅為魏說也。坊本觀鞅作魏鞅。弱下有也字。澠作鄆。去上有相字。日也。作日近。○羈。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此言往時所以不受秦兵。故下承之云。今則不然。今當為令。字之誤也。吳云。使史作便。不便句絕。下與不可對文。是也。此章鮑本亦改編魏策。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

安邑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

曰令聞王言故立其次

〔考異〕

坊本有次下無乎字其法作之一字

景閔王

凡二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

易 取反○言棄地賂之不如用其地以守之之易也愛地死之不

如割其地以賂之之易也常用而棄之當棄而死之此大過也 今王亡地數百里

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

數色主反解音蟹下同重直龍反○質質的之質質秦猶云爲秦質也言秦魏強弱不敵以是時愛地而受兵其死必矣已亡地與城而患不解又爲秦質而死此重過也

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

言報呂不韋主 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轆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

自四、自字、下句執法ノ上ニ移スベシ。長轆ハ長字衍、否ラズンバ上下ニ開文アルベシ。

如是也

自字宜在內下執法執政之臣長字非衍則上下必有闕文轆者轆車之人也故固通畢盡也嫪氏嫪毒太后私人與不韋爭權者言貴賤上下皆如是也

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

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

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

孔叢子以嫪之以作則無下王以國贊嫪毒每六字此疑誤衍勝謂勝於不韋也深於骨髓言深入於骨髓也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

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

矣

〔考異〕

一本能用下無之字劉本此人上無之字坊本質作實一本之此作也此高本

秦以作秦王毒太作氏太舍作合○嫪而王以是質秦質猶敵也說見于上章故云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時呂不韋攻魏急魏事既不可爲此客欲棄國以報不

怨報矣姚云合一作舍是也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安陵已見前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

以嫪ハ則嫪ノ誤。王以國云々、此句重出、下句衍文。

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說音悅使於之使所更反○安陵五十里而今以五百里之地易之故曰以大易小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長丁丈反錯七路反與音餘○錯置也言無欲攻之意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怫然忿貌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搶突也言觸士之怒如是而和解耳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

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夫專之夫音扶下同刺七亦反要一遙反○專諸為公子光刺吳王僚見史記襲入也傀韓相也事見韓策要離為吳王闔閭刺王子慶忌見吳越春秋殿謂吳宮殿殿稱始見於此後世專天子宸居曰殿漢書東海王彊傳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又黃霸傳有孝子貞婦者先上殿注顏師古曰殿者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麗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為吉言上動天文又不止於百萬千里而已二人謂王與士也縞素喪服言天子遇弑天下服縞素也挺拔也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諫矣撓屈論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關君長曰韓魏滅亡數語蓋記者除論以為總結耳秦王既曰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又曰徒以有先生也雖秦王多變而或無之因知非秦王之言矣

〔考異〕

坊本且作唯爾作耳三子下無者字曾劉本休祲降於天作休烈降於天

凡三十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八

韓

康子

凡一章

石留ハ石溜ト同シ。

一里之厚云々——一里ノ要害テ、千里ノ權ヲ左右スルモノハ、地利デアルトノ意。

大ハ矣ノ誤。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劉淵林吳都賦注引之云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愚

謂留溜溜三。字蓋古通用。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厚。固謂險隘也。動震也。言以一里險隘而震千里之權勢者，賴地利也。以寡破衆者，乘敵之不意，以伐其無備也。蓋言以成皐地利而伐鄭人無備，則必勝矣。故曰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鮑彪曰：諸稱王。皆非當時語。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大疑矣。訛。

〔考異〕

高本連後成午從趙來章。一本一里作百里，萬人作千人。

烈侯 凡一章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

除相害之相。章內皆息亮反。○林西仲曰。一恃貴。一矜寵。不相下故。

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

之以救解。政正通。朝直遙反。解音蟹。○林西仲曰。許之使不得安其位。辱之使無顏立於朝。二句所以相害者。愚謂以救解。謂以人救之。故得解也。於

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林西仲曰。恐君罪其拔劍於朝。齊

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

交於聶政。以意厚之。關君長曰。陰謂令政不知其所。以交之也。其所厚亦令不可知。聶政問曰。子欲安

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薄迫各反。○林西仲

曰。交曰。為役。謙詞也。愚謂薄迫也。言得交之日淺。雖事今迫。奚敢有請。關君長曰。雖欲有所用。政難即言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

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

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

屠。可且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養羊尚反。

以意厚之。ノ以意ハ意ヲ加ヘテト同シ。知ラザラシムルニアラズ。注非。

行游ハ仲子カ行游シテ。仇ヲ報ズベキ者ヲ求ムルナリ。

鼓ハ鼓勇ノ鼓ナリ。振ト同シ。臣ハ卑下ノ稱。誤字ニアラズ。注非。

下同。供九用反。○仲子。遂字也。脆。小粟物。易斷也。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

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

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辟音開。為聶之為于僞反。下為知。為我同。語魚據反。○辟

猶屏也。言有仇。漸示意也。夫人。指政母也。韋昭曰。古者尊大。嫗為夫人。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

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遂漸示意。故政言如之。嚴仲

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卒子律反。○林西仲曰。始

終以意厚之。去者。去齊而往濮陽也。仲子此時已絕望於政矣。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

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

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

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

西至濮陽。騎奇寄反。下同。鮮仙善反。夫音扶。下同。雖五懈反。毗士懈反。要一遙反。○關僻邑之人。政自指也。言仲子親信於己。愚謂。雖毗。瞋目貌。濮陽。衛地。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刺七亦反。下同。○就成也。益多也。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衛即濮陽也。得失猶可。否也。辭別也。仗持也。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

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地名。抱哀侯者。冀其救也。皮面。去面之皮也。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軀。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賁音奔。○林西仲曰。賢指其勇。愛身滅人之名。非政平日自命本意。愚謂。矜自持也。軀。過也。孟賁。夏育。成荊。皆古之勇士也。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列。烈通。施。以。跋反。○菹。淹菜。醢。肉醬也。言判割之如此。

〔考異〕

坊本問下有之字。具酒下有自字。夫人作丈人。一本作大人。史記與此同。坊本下有者字。淺下無鮮字。雖作義。高本曰。前下無日字。無而死二字。坊本無為誰二字。高本無請得從事焉五字。韓相下無韓字。坊本族盛下有多居處三字。兵衛下有甚字。與衛下有相去二字。而衛下有待字。直入下無上字。階下有殺字。哀並作烈。所殺間有擊字。自屠出腸作屠腸二字。高本無暴字。坊本知誰下無子字。高本無嫫字。無曰吾之吾。

字坊本育下無而字非獨下有聶字姊者下無亦字菹醢作菹醢○爾正事今薄薄迫也上句云吾得為役之日淺下句云奚敢有請通觀一章則今字下當有未字今本脫之耳○特以為夫人竊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敬政故稱其母為夫人也鮑本夫誤丈交誤反○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為誰鮑本作請得從事焉非也○聶政直入上階坊本脫上字○韓傀走而抱哀侯鮑改哀為烈下同非○自屠出腸鮑本作屠腸無自出二字非○曰弟至賢鮑本弟上有吾字○是其軼責育而高成荆鮑本脫而字○乃其姊者亦列女也鮑本脫亦字○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鮑本醢誤醢

昭侯

凡四章

來衍文。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韓子無來字此恐衍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

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中丁仲反○惟亦思也乃微謂趙卓

韓龜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

夫音扶盡津忍反○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

微密也可豈可也

言於王王大說之說音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

學於子者也從才用反○謂當作以言聽其請非所以學於申子者也所學即下文循功勞視次第是也聽子之謁而廢

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

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亡音無○亡其猶無乃也求此謂請仕也申子乃

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穆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為其兄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考異

劉本無謂字坊本下之謁作之請一本聽並作從謁作請亡其作專為其人作聖人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跣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劉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

所謂所以ノ誤。

循功勞云々——臣ノ功勞ニ隨ヒテ、官祿ノ順序ヲ定ムルコト。

其人ハ吾ガ學ヲ修メタル人ノ意。

跣足ハ跣足ト同シ、髻ハ足テフンテ放ツヲ以テ云ヘルナリ。

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整鐵幕革抉吸芮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爲于僞
反下爲

大同從子容反說始銳反塞先代反宛於袁反數色主反射食亦反大音太斷音短被皮寄反
○假真訓谿子之弩注云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徐廣曰韓有少府所造二種
之弩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愚謂距
踏也不暇止言發矢之疾續而不絕掩謂矢中心上如掩吳師道曰脩務訓注云墨陽之莫邪
則墨陽地名索隱云劉國有工鑄劍因名劉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晉大康地理記汝
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劉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勝
未詳愚謂皆蒙出文則大阿合勝亦地或人名盾櫓鞬鞬胃也徐孚遠曰鐵幕障面也吳師道
曰按詩傳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鈎弦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
拾抉即決也索隱云吸與敵同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吸音
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愚謂以上言地險固兵勁利也

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
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夫音扶下同藩音蕃
○此言事秦之恥也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

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
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

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

關君長曰逆若逆戰
之逆言自己致之也 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
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
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後尻也言雞口雖小而在上而貴牛後雖
大而在下而賤也此亦言事秦之恥也

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
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考異〕

高本趙作楚盧本常阪作長阪高本坊本站作超錢本作帖今從劉本合勝高
本作合伯勝坊本無勝字今從曾本史記勝作勝○當敵即斬堅甲盾鞬
整鐵幕革抉吸芮無不畢具吳引韻書以鞬鞬爲首鞬是也其以斬堅句未是今案
吸芮盾也甲下不當言盾盾字當定爲衍文整字句絕鐵幕以下屬無不具之文

宣惠王

凡五章

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
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
河之外亡。簡公齊簡公也
亡蓋亡於秦也 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

攘臂按劍ハ、臂ヲ振リ、
刀ノツカチ手ヲ抑サヘ
ルコト、怒ル貌。

【唯題】韓使人馳南陽之地、南陽之地疑行、蓋因隣行而誤耳、馳秦、至秦請降也。
國形不便ハ、地形防禦ニ便ナラザルヲ云フ。

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樹臣庾反。藉在夜反。○關君長曰：多力即有力，謂富強之家，藉外權，言外交諸侯，以假其權，擅其主，言自擅威權，以脅其主也。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相息亮反。合力呈反。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馳走退也。謂韓使陘人走退南陽而不敵秦。蓋示服也。秦已馳，謂秦已使韓人走退也。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不取也。爲于僞反。○言攻韓得三川而絕其交。不可求千金，是使韓固私府而不費也。
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

微ハ準備スルコト。

廟祠而求ハ、先祖鬼神ニ祈リテ、求メ居リシ所ナリトノ意。

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微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長曰：賂地於秦一也。和秦伐楚二也。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微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恐丘勇反。并音併。鄉許亮反。爲之爲于僞反。選息戀反。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信臣使臣也。古人謂使爲信。下襄王策信公孫郝於齊是也。楊慎曰：晉人以信爲使者，未之考耳。又按淮陰傳信臣謂可信之臣，過秦論信臣謂忠信之臣，與此不同。爲不爲能之爲若也。鴈行猶顏行。管子輕重甲篇：士爭前戰爲顏行。史嚴助傳：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前行曰顏，通作鴈。見通雅。與禮記兄齒鴈行自別也。楚王大說，乃微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微

肆意ハ思フマモノ意。

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說
悅下同。○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止其行也。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夫音扶。輕絕之輕。遣政反。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此要終言之也。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此記者之餘論。

【考異】

坊本必伐下無矣字。無也。縱二字。韓必作韓之。因秦作因秦。下多其車重其幣。作多車幣三字。一本肆意作肆志。高本坊本並因我作告我。今從一本。劉本伐易二之計也。二者免秦兵一也。取償於楚二也。

【離題】陽謂浮飾便佞也。不必同。陽有陽浮語。即是不著實之謂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故不見率也。陽伴同。不實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尚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好呼報反。施始鼓反。行下孟反。○內。婦人也。此所謂陽也。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正言不諱也。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考異】

一本陽作場。

襄王

凡三十一 二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為于偽反。下為大為敵同。說始銳反。厭音壓。○此言韓地小而惡。民食不足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厠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塞先代反。見賢遍反。○厠徒。見魏策。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者為若也。微亦塞也。取微遮之義。此言兵少也。秦

藿羹ハ豆ノ葉ノ汁。
 【離題】所食、史無所字。

計也。○探前跌後。歸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凡人探物。必前其手。駿馬之前足如此。故云探前跌後也。後足之伸。如跌踞物然。○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順楚史同。鮑改楚為趙。非也。○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韓始閉南陽。及秦攻陘。使人許秦馳南陽之地也。○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固錮通。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是韓為秦私府也。今秦攻韓。韓不肯復出金。是自錮私府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使所更反。下使臣同。○曰儀之曰猶謂也。太宰楚官也。使楚留使者。以其間圖儀也。蓋彊為韓也。

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請疑謂訛。致猶還也。上庸。楚地。秦嘗取之。謁秦之秦疑當作大。鮑彪曰。彊偽為楚使。自此於秦。秦王怒。張儀走。秦王怒。張儀畏誅而走也。

請ハ謂ノ誤。
秦王ハ大王ノ誤。

秦王之疑當作大。鮑彪曰。彊偽為楚使。自此於秦。秦王怒。張儀走。秦王怒。張儀畏誅而走也。

〔考異〕 高本因西作因而坊本謁下無秦王二字。○補置〔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鮑本不疊秦王二字。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秦策印作抑。是也。餘已見。

九鼎ハ周策ニ出ヅ。
印ハ抑ノ誤。

〔考異〕 坊本達作從。印作市。錢本劉本作印。○補置〔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鮑本達作從。非。○是以九鼎印甘茂也。印信也。信甘茂於秦也。據下文。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破矣。楊達必非秦人。而公孫顯乃與甘茂善者。非與茂爭國者也。秦策。惠王死。章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樛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讐也。三人同讐張儀。則其相善可知矣。楊達知之。故請公孫顯欲以五萬攻西周。得九鼎。以信甘茂於秦也。鮑本印作市。秦策亦載此章。而印作抑。抑即印之譌也。鮑不能通考一章文意。依市抑字為說。遂以公孫顯為與甘茂爭國者。謬甚。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質音致。○蘭離石祁地名。以質許地。言得趙質子而許與之地。韓趙合。則樓緩欲以趙合秦之事。必敗矣。事見趙策。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廩必敗矣。魏合韓趙。則樓廩為魏欲合秦。楚外齊之事。必敗矣。事見魏策。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倍音佩。○韓得趙魏。則甘茂攻宜陽之事。必敗矣。言不能拔也。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敗必邁反。○翟強為魏欲合齊秦外楚者。事亦見魏策。言以成陽封翟強。翟強皆為魏欲合齊楚於秦。而今魏倍秦。則秦合於齊楚之事。必敗矣。魏倍秦。合韓趙。則宜陽必不拔矣。

須秦云々——此句錯誤アリ、注文ヲ詳觀スベシ。

〔考異〕 坊本連下章兵作地。高本無韓趙為一之趙字。坊本敗之作敗矣。

韓公仲云々、史記ニハ、
公仲が蘇代ヲシテ謂ハ
シムトセリ、此文蓋シ
闕誤アリ。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
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
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

向舒亮反、下同、復扶又反。○按史記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也、禽走獸、總名、言逐獸、困急、猶能奔觸、傾覆車、自以爲必可以封、言公仲自以爲秦必可封己也、解中、桂陽、皆秦地名、小令尹、楚官名也、私徒、家衆也、鬪於秦、謂與秦鬪也、所謂禽困覆車也。 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爲于僞反、下爲韓同。○當猶敵也。 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

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

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

斷丁亂反。○復白也、不得親於事、言不得親斷國事也、彼指郝茂也、黨於韓魏、是其所以失之也、自爲貴、言黨於楚、而必以爲無變、非所以貴、而獨自爲貴也。

外舉不避讎ハ古語ナ
リ、他人ノ賢者ヲ舉ゲ
ルニ、讎敵ヲ論セザル
コト。反ハ及ノ誤。
徒收ハ韓ニ地ヲ與ヘズ
シテ、韓ヲ合スルハ難
事ナリトノ意、收ハ味
方ニスルコト。
不可得ハ與ヘザル可カ
ラザルカノ意。

攻韓ハ收韓ノ誤。

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謀其變謂謀楚多變也。

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韓先後委國於郝茂、而不因壽是壽之所怨、故曰公之讎也。 向壽

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反疑當作及、言許歸武遂之地、及宜陽之俘民也。 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

得已。鮑彪曰、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 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

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解音蟹、走則候反。○穎川本韓地、而楚有之、故曰寄地、過尤之也、攻史記作收、此恐誤、關君長曰、過楚、謂與王謀楚變也、收韓、謂善韓以備楚也、收韓、則楚不能爭強、故曰利於秦。 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善事者、謂不獨秦利、而亦爲壽善也、取齊

之取猶收也。言欲以魏韓合齊於秦也。拔宜陽者甘茂而為壽功者蓋韓人怨茂而不服。今壽善韓則服也。安之安宜陽也。合二國於秦則宜陽無虞也。誅責也。齊魏合而不和於秦以之為罪責之也。無事無所事也。

〔考異〕

坊本章首韓作為一本闕作闕坊本吾合作吾令備楚作待楚高本是公間有以字茂無間有之字。○闕今公與楚解中解中秦邑名○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鮑本合誤令當猶敵也。○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復白也自貴己所以貴者長不失其貴。○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向壽所以貴於秦以其無黨也今以多變之楚為必可信是棄己所以貴而反自為貴也。○武遂終不可得已武遂要地而近於韓都秦人尤重之女雖求反之終不可得已武遂距平陽七十里。○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吳云姚本收韓史同。子所據本乃明嘉慶中翻宋本而亦既譌為攻韓矣。

首之ハ資之ノ誤。
【離題】珉以之為疾患也下文云云欲以療之也。

進齊云云以下五十九字衍文。

【離題】燕魏之亡甚言之也亡字與下文同燕雖興復而前日一為齊所亡滅矣魏棄國都而東遷亦亡之類所以不者謂四國不與攻秦也。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誅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為韓之為于偽反下為諸相為同。○關君長曰首疑作資此下必有缺文思謂為使也珉為疾謂使珉疾也趙孝成王策葺之軸令折矣蓋公仲欲合秦而珉議不必合秦故客云彼公仲以秦勢能誅珉而秦之強資之珉乃可使疾苦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關君長曰此五十九字前後不續似他章錯出。羣臣

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

比毗志反○關君長曰大臣私助諸侯而輕己國故羣臣比周大臣以蔽

其上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

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

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

明一也。從才用反○關君長曰王位正謂王躬臨政也從臣謂侍從臣與近臣互言也事謂交通輻湊以車輻聚般喻貴賤相聚以事其上。公孫郝

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

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

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關君長曰郝欲以韓取齊者不恐行言不賞郝收二國則大臣不敢私交諸侯而輕己國矣思謂齊韓因郝而秦

不受是禁羣臣外交也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交於秦矣外諸侯內羣臣也。公孫郝

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

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

明者。陳陣同辟音避幾音機○吳師道曰四疑當作而思謂韓陳謂宜陽之役也我指韓也關君長曰茂黨魏又約和楚趙而反敬魏講三國於韓蓋說茂私交諸侯也其攻

疾ハ收ノ誤。
為大ノ為字衍文。

四辟ハ而辟ノ誤。

校ハ意ノ如クナラシメザル意。

宜陽固王之所欲猶檢校之蓋猜其敬魏而且攻宜陽又嫌其外交也
吳寬曰數稱其明以堅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韓秦之交可得而合也
臣故願公仲
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考異〕

坊本之秦間有以字高本垣作坦坊本及魏作反魏劉本成作成臣矣作臣也
坊本湊作轉反敬作攻敬其講作且構高本以國作國以○
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首之舉為首相也韓珉知其君與國而已秦勢不
能屈公仲則能屈之今以秦之強舉以為首相則珉必為之病矣是秦之利也○遠薄
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不及魏不攻之也三國欲與魏成故迫其郭而不攻之鮑本及誤
反○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所以不敢西首者以四國亡
於強鄰之故也時燕魏未亡而亦言亡者燕嘗亡於齊魏既有亡形也鮑謂以行字未
是○此皆絕地形此指欲西首之四國韓魏與秦接壤今欲西首攻之是絕地形也○
陳四辟去陳之四不聽遂避而去之○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時
魏與楚趙惡而茂反敬之是其以魏欲講我也鮑本反誤攻其講作且構

兵以勸ハ兵字勸字衍
文。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
之聽臣言也
聽國言汎聽於衆也實言有實者謂至言也商君傳至言實
也是也聽諺言於市者謂聽市井賤俗之言也所謂聽國也
公求中
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
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
也
難乃且反復扶又反○中立謂不橫亦不從也兵字及勸止之勸字恐衍言求中立而
不得因以郝欲以韓取齊善郝以勸齊合於秦以茂欲以魏取齊難茂以止魏合於秦

行願ハ人名。

是韓合齊秦而外魏也故
楚趙怒其橫而讎仲也
公仲曰奈何
問所以求
對曰秦王以公孫郝

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
為公之為于偽
反下為公為韓

同○言因二人以
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
求中立必不可得
行願人姓名言令客因願以與秦王語
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

公
則願公而秦王信之故事必可成矣
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

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
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

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

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

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

謂歸其所取
於齊之地
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

不能相聽必離兵交
令力呈反下同○關君長曰韓不為魏攻齊而秦王言韓攻
齊救魏以勁魏思謂齊怒魏不合於己魏恃有韓救故不能

相
聽
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

信ハ使ト同シ、下同シ。

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郟齊。此武王之願也。欲者欲如此也。即取南陽。易穀川。據魏以郟齊。是也。魏策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信使也。說見上。宣惠王策。取南陽以與穀川。故曰易也。蓋二地易有便於秦者也。惠王武王皆秦先王也。郟齊謂使齊不合於魏也。臣以爲令韓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大急之大音泰。○關君長曰。大急言事之大急不可失也。薄言茂與公仲交薄而不敢謁王也。是二人不爲國計率如此。故曰王之患也。

〔考異〕

高本連韓公仲相章坊本勸齊之勸作歡故下無王字。郟作却諸本合韓下有以字。今從劉本。高本攻齊作勁齊坊本謁下無也字。○聽者聽國非以聽實也。實當爲賢字之誤也。或者欲公仲聽己言故先爲此言。言己雖非賢者其言亦當聽也。若舊文自先言其詐必不然。○公求中立於秦而弗可得也。中立猶獨立也。時韓屬秦求離之獨立而秦不聽也。○勸齊兵以勸止魏。公仲善公孫郝。因勸齊兵伐魏。而甘茂支之。是反爲勸止伐魏矣。鮑本上勸作歡非也。○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鮑云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案秦王答離合以輕重答別合以強弱。鮑說洵是。○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齊強而魏弱。故魏之合於齊。歸地而求之。齊之合於魏。必求割地。今事急故不求割地。而與之合。鮑改不爲亦謬甚。○齊王言救魏以勁之。則魏亦言救齊以勁之。而二國皆受兵。不能相救。故下總承之云。齊魏不能相聽以勁。離也。史當爲火字之誤也。齊魏久遇兵火。則唯王所欲也。鮑本脫齊字。以王爲秦王。

上下皆不可通久作必改史爲交皆非也。

鋼之ハ諸侯相約シテ其言ヲ用ヒズ禁鋼者ノ如クナラシムルナリ。

朋ハ公仲ノ名。常ハ嘗ト同シ。

限秦ノ限ハ止ナリ。秦兵ヲ止ムルコト。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數色角反。○關君長曰。錮塞也。言諸侯不受公仲交通。與錮鑿盈不同。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關君長曰。言公仲請國事從楚進退。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爲于僞反。○朋之反也。常仗韓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仗倚也。無所入。言無所交通也。按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關君長曰。爲尾生。謂信也。言方今公仲有信。不如前日反覆。是楚可以受之也。
 〔考異〕 高本無謂字。朋作明。通篇皆同。一本仗作伏。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武遂。韓地。而秦取之。揚舉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取之也。爲于僞反。下同。○上人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使所吏反。乘繩證反。